

# 繡像小說

第肆期



繡像小說第四號目錄

癸卯閏五月十五日

文明小史

南亭亭長著

第四回 繡像

倉猝逃生 災星未退

中西交謫 賢守為難

活地獄

南亭亭長著

第四回 繡像

分等級 班房講價錢

苦毆打 犯人索規例

醒世緣彈詞

謳歌變俗人著

第四回 繡像

提精神 初上烏烟

習下流 大開賭局

泰西歷史演義

洗紅盒主演

第四回 繡像

登壇拈 惠靈吞立約

焚都城 拿破崙逃生

京話演說英軼日記

卷之三 續前稿

益智問答 十三則

維新夢傳奇

惜秋填詞

第三回 繡像

第四回 寫本

經國美談新戲

謳歌變俗人著

第四回 會議

借兵

時調唱歌

紳士倚聲

世軍曲 仿五更五點

從軍行 仿十送郎

上海吟 仿開篇

夢遊二十一世紀 續前稿

新小仙源 戈特爾芬美蘭女史著

第二回 繡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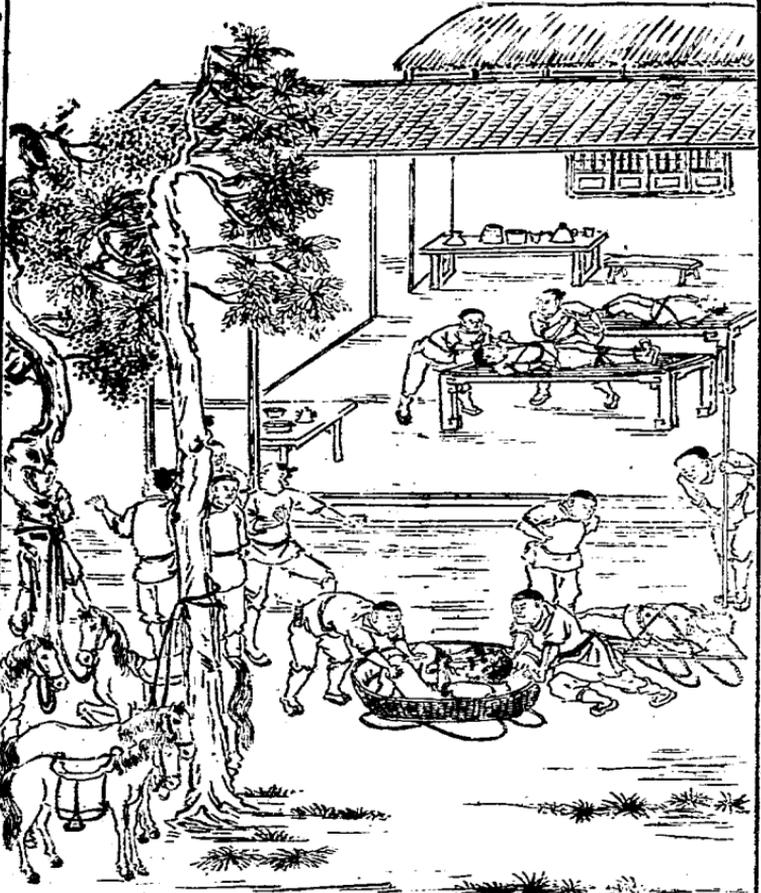
第二回

登陸地 鷄犬騰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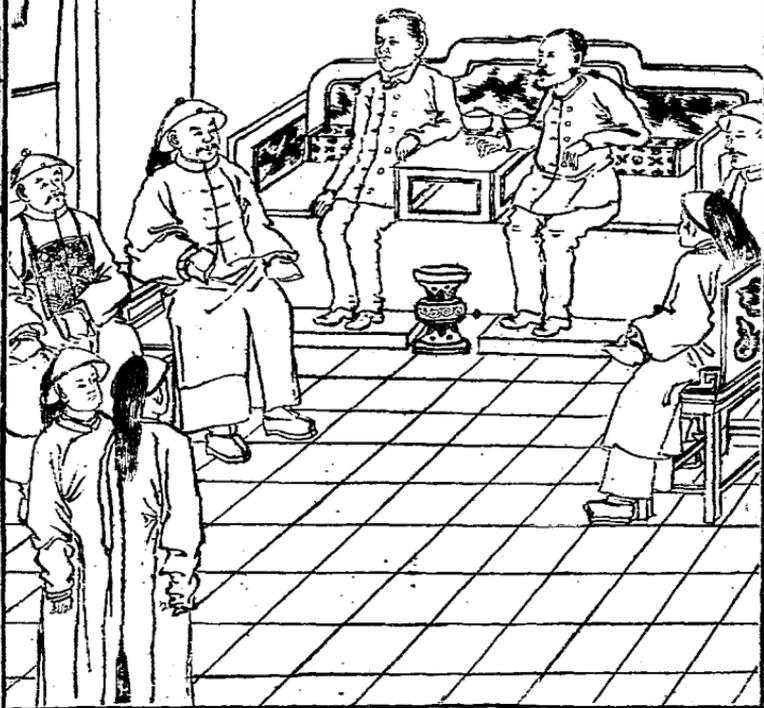
營生機 兒童努力

新華生包探案 哥利亞司考得船案

倉猝逃生定星未退



中西交誼  
賢守為難



新編小說文明小史第四回

南亭亭長新著

自在山民加評

倉猝逃生灾星未退

中西交謫賢守爲難

却說那洋礦師一幫人。自從在高陸店爬牆出來。奪得隔壁人家馬匹。加鞭逃走。正是高低不辨。南北不分。一口氣走了十五六里。方纔喘定。幸喜落荒而走。無人追趕。及此定睛看時。樹林隱約之中。恰遠遠有兩三點燈光射出。其時已是五月初旬。一鈎新月。高掛林梢。所以樹裏人家。尙覺隱隱可辨。逃走之時。不過初更時分。在路上走了祇有一刻多鐘。當下幾箇人見有了人家。心上一定。一齊下馬。手拉韁繩。緩步行來。礦師道。此地百姓。恨的是我們外國人。我們此番前去借宿。恐怕不肯。便待如何。細崽道。此處離城較遠。城裏的事。他們未必得知。有我們中國人同著。或者不至拒絕。通事道。縱不至於拒絕。然而荒郊野地。這些鄉下人。一向沒有見過外國人。見了。豈不害怕。還敢留我們住嗎。礦師躊躇了半晌。說道。這便怎樣呢。虧得那礦師同來的夥計。雖也是外國人。這人却狠有心思。便同那礦師打了半天外國話。礦師點頭醒悟。忙問通事帶出來。

的包袱裏。還有中國衣裳。沒有通事道。有有。有。礦師道。有了。就好說了。便把他夥計商量。就通改作中國人打扮的意思。說了出來。大家齊說很好。細崽道。如果不敷我的包裏。還有長褂子。砍肩哩。一面說。一面與通事兩箇。趕忙各將衣包打開。那通事本來是愛洋裝的。到了此時。先自己換了中國裝。又取出接衫一件。單馬褂一件。細崽取出竹布長衫一件。砍肩一件。兩箇洋人喜的。了不得。就在道旁。把身上的洋衣脫了。下來。用包袱包好。把長衫馬褂。砍肩穿了。但是上下鞋帽。不對。沒有法想。細崽又在包袱裏取出一雙舊鞋。給礦師穿了。然而還少一雙細崽只得又把自己腳上穿的一雙脫了。下來。給那箇洋人穿著自己。却是赤著腳。走脚下已齊全了。獨獨賸了頭上。沒有商量。如果。不戴帽子。却是缺少一根辮子。叫人一看。就要破相。如若戴了外國草帽。鄉下人沒有見過。這樣草帽。也是要詫異的。大家議論了一番。一無妙法。兩箇洋人也是急得搔耳抓腮。走頭無路。歇了一會。那箇細崽忽然笑嘻嘻的說道。我倒有箇法子。衆人忙問什麼法子。細崽道。荒郊野外。又沒箇剃頭店。要裝條假辮子。一時也來不及。現在依我意思。只好請二位各拿手巾包了頭。裝著病人模樣。由我們兩箇扶了。再前去借宿。只說趕路。迷失路途。夏天時不正。兩人都中了暑。怕的風吹。所以拿布包了頭。今天權

宿一宵。明天再趕進城去。礦師聽了，連稱妙計。急忙忙，兩箇人依言改扮。如若鄉下人問時，只說辯子盤在裏頭，便可搪塞過去。改扮停當，仍舊牽了馬，走到一家門口，把馬拴在樹上。聽了聽，聲息俱無，想是已經睡了，不去驚動。又到第二家門口，聽見內中有兩箇人說話。細崽便伸手敲了幾下門，內中問是誰。細崽并不答應，仍舊敲箇不住。究竟鄉下人心直也不問，到底是誰見打門聲，急便有一箇男子前來，拔了門，開了門。四箇人一箇扶一箇一齊走進。那兩箇洋人更把頭低下，妝出有病模樣，進門之後，見了床，隨即和衣倒睡。這家人家本是母子兩人，那男的是兒子，此外只有一箇老太婆。一見這箇樣子，心下老大驚慌，忙問怎的。細崽告訴他道：「我跟他三箇出來做買賣，原想今日趕進城的，不料多走了路，迷失路途，不知離城還有多遠。現在天時不正，他兩箇又在路上中了暑，發了痧，不能趕路，所以要借你這裏權住一夜。明天一早打總的謝你。鄉下人母子聽了，將信將疑，忙問還有行李鋪蓋呢。細崽道：「早上出城，原說當晚便回，沒有帶得鋪蓋。各人只有小包袱一箇。母子二人聽了，信以為真。又問吃飯沒有。細崽回沒說吃。老太婆道：「只有你兩箇吃飯，他兩箇病了，讓他靜養一夜。餓餓也好。那箇得中國話的礦師聽了歡喜，心裏說：「我這可把他瞞住了。但是在店裏動身之前，并

沒有吃得飯。此刻他不讓我吃。叫我關在這裏。却是餓的難過。救了性命。救不得肚皮。這亦說不得了。且說那鄉下男子。便叫他母親重新打火造飯。自己出外淘米。不提防。走到樹下。一排拴著好幾匹馬。心下一驚。想這四人來路古怪。不要是甚麼歹人。闖到我。家。那却如何是好。急急淘完了米。奔到母親面前。趁空低聲告訴了一遍。他母親趁空。走到門外。看了一眼。見是真的。便對他兒子說道。你聽這幾箇人說話。都是外路口音。現在又有這幾匹馬。不要是碰著了騎馬賊呢。我在家料理他們吃飯。你快到家。送箇信去。如果不對。先把他們細起來。省得受他的害。他兒子一聽不錯。仍舊到屋裏。招呼了半天。託說解手。出門去了。這裏只有兩箇人吃飯。老太婆著實殷勤。要茶要水。極其週到。一霎時吃完了飯。倒底人家的馬。漠不關心。并不當心喂草。喂料。還是老太婆問了聲。四位爺們的馬。也該喂喂了。我們這裏却少麩料。如何是好。細崽道。喂上把草。也就中了。老婆子聽說。自出喂馬。這裏四箇人。兩人一床。暫時歇息。因日間受了驚慌。晚上逃難。又趕了十幾里路程。兩箇外國人。先已妝病睡倒。細崽究竟是箇粗人。還可支持得住。獨是苦了這箇通事。生平沒有騎過馬。一路上被他顛的屁股生痛。吃過飯。丟過飯碗。連忙騎下。細崽樂得一同歇息。四箇人睡在牀上。趁屋裏無人。各訴苦。

況還感念老太婆母子的好處。說如果不是碰着了。他今夜尙不知在那裏過夜。兩箇外國人。只是鬧肚裏餓。細崽包袱裏還帶着幾塊麵包。兩箇外國人看見如同得了至寶一般。只得權時取來充飢。說時遲那時快。這裏幾箇人方纔合眼。那箇老太婆的兒子已經去找到地保。說是莊上來了騎馬賊。現在他家裏住宿。地保一聽事關重大。立刻齊集了二三十人。各執鋤頭釘耙。從屋後兜到前面。老太婆兒子當先。地保在後。一幫人跟在後面。靜悄悄捱至門前。一擁而進。這幾箇人究竟是勞苦之餘。容易睡着。屋裏進來的人。并未覺得。老太婆一見他兒子。領了許多人來到屋裏。曉得是來拿人的。就把嘴照着牀上。努了一努。地保會意。便吩咐衆人。快拿繩子將他四人捆起。老太婆的兒子也帮着動手。可憐四箇人竟如死人一般。一任衆人擺佈。等到捆好。地保道。先把他四箇的行李打開。看看可有搶來的東西沒有。誰知倒有一大半外國人衣服在內。還有兩箇草帽。兩雙皮鞋。其餘中國人衣服不多兩件。另外一箇手巾包裏頭包着些麪包食物之類。地保看了也不認得。又叫搜他身上。看有傢伙沒有。衆人又一齊動手。纔把那箇破師驚醒。睜眼一看。見了許多人。心想一定是城裏那班人趕下來捉他們的。急急起身。誰知手脚被捆。掙扎不得。欲待分辯。又不敢分辯。心裏橫着總是一死。

看他的地保搜了一會。只有外國人出門時用的兩根棍子。其餘一無所有。又拿火在門外照了一會。四匹馬。只有兩匹有鞍轡。兩匹是光馬。內中有一箇人說道。這一定是騎馬的強盜無疑。除掉強盜。誰有這門大的本事。能殺騎這光馬。不要管他。把他扛到城裏。請老爺發落便了。地保一想不錯。便叫鄉下人取過兩扇板門。兩箇筐籠。把他四箇。兩箇放在門上。兩箇放在籬裏。叫幾箇鄉下人。擡了就走。地保自己押着。又拉了老太婆的兒子。同去做見證。誰知他們在門外商議。這些話時。都被礦師聽見。心上一喜。知道他們不是城裏的一班人。既而又聽見衆人說。要把他四箇往城裏送。心上一驚。又是一喜。驚的是到得城裏。不要又落在考童之手。那是性命全休。喜的是此番逃難不識路途。況且行李全失。盤川亦無。見了地方官。不怕他不保護。資送而且都是見過的。既而一想。不要說破。且等他們擡到城中。再作道理。主意打定。索性裝睡。任憑衆人搬弄。當下衆人。便把兩箇放在板上。兩箇放在籬裏。四人之中。一箇礦師。是裝睡。一箇礦師。帶來的夥計。是不會中國話的。見此情形。早已嚇得做聲不得。一箇通事。被馬顛破了屁股。正在那裏發熱昏暈。一箇細崽。畢竟粗人。由人撥弄。只是不知。又選了十多箇有力氣的鄉下人。沿路換肩倒替。其餘的牽了馬。拿了包裹。逕奔西門而來。

且說城裏的官。金委員自從拿到了黃舉人。打了一頓。收在監裏。他便進來歇息。首縣亦回衙理事。柳知府亦因一夜未曾安頓。送完了客。便獨自一箇。要想到簽押房裏。煙鋪上打一箇盹。誰知睡不到一點鐘。太陽已經下地。再想睡。亦睡不着了。爬了起來。坐着吃水煙。心想這件事。如何辦法。現在滋事爲首的人。雖已拿到。究竟洋人逃落在何處。至今一無下落。金委員住在這裏老等。洋人一天沒有下落。他一定是。一天不走。將來被上頭知道。這便如何是好。而且案關交涉。倘若外國人要起人來。叫我拿甚麼還他。就是殺了黃舉人。我這箇罪名也。就不起。想來想去。正是啞子夢見媽。說不出的苦。正思想間。忽見門上拿了一大把名帖。說是合城紳士來拜。柳知府忙問何事。大清早上。他們會齊了來做甚麼。門上道。也不知爲的那一項。恍惚聽說是爲了黃舉人。沒有詳革功名。金大老爺就打他板子。所以大家不服。先來請示老爺。問問這箇道理。倘若不還他們道理。他們就要上控。柳知府急的頓腳道。怎麼樣。這話我早說過的。了這位金老爺。辦洋務原是精明的。若講起例案來。總得還學習上幾年。這箇官是容易做的。嗎。你想我如今不見了外國人。金老爺不肯走。一定吃住了我。替他找打了黃舉人。衆紳士又不服氣也。來找到我。我如今真正做了衆人的灰孫子。若有地洞。我早已鑽進

去了。實在這箇官。我一天也不願意做。門上拿着帖子。站在一旁。不敢答應。別的裏邊。早伺候他把衣帽穿戴齊全。出來見客。這永順府城裏。十二分大的紳士。也沒有文的。爲首的是箇進士主事。武的爲首的是箇游擊。連着佐雜千把之類。合攏了不過二三十人。當下也祇來了十幾箇人。柳知府接著行過禮。分賓坐下。柳知府先開口說。今日倒一早驚動了諸位大夥兒。說昨天晚上大公祖受驚了。柳知府道。兄弟德薄望淺。不能鎮撫黎民。雖在這裏爲官。實在抱愧。得狠衆紳士道。考童并不敢鬧事。不過大公祖停考之後。他們絕了希冀。不免心生怨望。也是有的。至於鬧事的人。還是地方上的痞棍。那些求名應考之人。斷斷沒有此事。柳知府道。這箇兄弟也曉得衆紳士道。大公祖曉得這箇就是我們地方上的運氣了。但是一件何以昨夜又去捉拿黃舉人。打了不算。還收在監裏。黃舉人平日人品如何。且不必講。但他也是一箇一榜出身。照着律例。上雖說是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然而也得詳革功名。方好用刑。他究竟身犯何事。未經審問。如何可以打得板子。柳知府道。這是他們同夥供出來的。衆紳士道。設如被反叛咬了一口。說他亦是反叛。難道大公祖不問皂白。就拿他凌遲碎割。全門抄斬嗎。大公祖是兩榜出身。急應愛惜。十類方不愧斯文。一脈要說舉人可以打得我們這裏頭。

還有箇把進士同大公祖一樣出身也就慄慄可懼了。柳知府聽了這話急得臉上一陣紅一陣白。一句話也回答不出來。歇了半天纔說得一句。這事兄弟還要親自審問。總有一箇是非曲直斷乎不能委屈姓黃的。衆紳士道。既然大公祖肯替我們作主。我們暫時告辭。明天再來聽信。至於昨日被痞棍打毀的大堂煖閣事定之後。我們情願賠修說罷。一齊站起。柳知府還要說別的話。見衆人已經走出也不好再說了。當下把衆人送了出去。纔進二門。只見門上又拿著手本來回說。首縣稟見外國人。也有了柳知府聽了不禁大喜。過望如同拾著了寶貝。一般忙問在那裏找着的。現在人在那裏。來了幾時了。爲甚麼不早說。門上道。不是派人找著的。是鄉下人網了上來的。柳知府聽說又吃了一驚。說好端端的怎麼會被鄉下人網了上來。倒沒有被鄉下人打傷。門上道。這是首縣大老爺纔同家人說的。其中底細家人不知道。柳知府便把首縣請進。又叫人去告訴金委員說。洋人找着了。少停首縣進來。剛說得兩句。金委員也趕來了。柳知府道。恭喜恭喜。外國人找着了。金委員道。怎麼找着的。柳知府道。你聽他講。首縣便說道。卑職今天一早剛從大人這裏回去。就有這鄉下的地保來報說。拿住四箇騎馬強盜。卑職聽了狠吃了一驚。因爲地方上一向平安。沒有出過盜案。那有來的強盜。

呢。先叫人出去查問。回說一共有四匹馬。兩匹鞍轡俱全。那兩匹是光馬。包袱裏有些外國衣服。卑職聽了。就疑心到這上頭。跟手坐堂。把四箇人擡上來。誰知道外國人一見卑職。他還認得。就叫了卑職一聲。卑職一見是他們。立刻親自起身替他們把繩子解去。只有那箇通事。說是昨日騎馬受了傷。身上發燒。頭裏昏暈。不能行動。現在卑職衙門裏。另外收拾了一間書房。讓他在那裏養病。那兩位洋人。餓了半天一夜。留在卑職那裏吃飯。吃過飯就來。卑職恐怕大人情記。所以先來報信的。柳知府道。他們那裏來的馬。怎麼到了鄉下。會被他們認做強盜呢。首縣道。卑職也問過洋人。說昨天傍晚的時候。有好幾千人。鬧到店裏。店裏掌櫃的。把大門關上。讓他四箇由後牆逃走。齊巧牆外是人家的馬棚。他們跨上馬背就走。一氣跑了十幾里。就跑到這鄉裏。恐怕鄉下人見了疑心。所以改了中國裝。兩箇洋人。又裝做有病樣子。拿布包了頭。纔遮住鄉下人的耳目。誰知逃過一關。還有一關。鄉下人因見他們會騎光馬。所以認做強盜。通知了地保。地保亦不細細查問。竟把他們一齊網起。送進城來。真正笑話。幸虧還沒有打壞他們。現在地保同鄉下人。一齊被卑職暫收在班房裏看管。聽候大人發落。柳知府道。網他們的時候。爲甚麼不喊呢。首縣道。網的時候。四箇人本是統通睡着的。礦師

頭一箇驚醒。聽說是往城裏。曉得總會明白的。免得說破。又生別的枝節。那三箇一箇洋人。不會說中國話。一箇通事。病昏了說不出話。一箇細崽。睡的像死人一般。由鄉下擡到城裏。他就一覺睡到城裏。直到卑職叫人解開他的繩子。纔把他喚醒。柳知府道。啊呀呀。謝天謝地。這一頭有了下落。我放了一半心。還有那一頭。將來還不知如何收場呢。首縣來的時候。已知道衆紳士的來意。現在柳知府所言。正是此事。剛要追問下去。門上來回。洋大人已到。在二堂上下轎了。柳知府金委員首縣三箇人。一齊迎了出去。只見一排三乘轎子。兩乘四人轎。是洋人坐的。一乘二人轎。是細崽坐的。細崽到了此時。并不預先下轎。直等府縣出來。他三箇人方纔一同下轎。讓了進去。柳知府拉手不迭。先說諸位受驚。又說自己抱歉。說完歸坐。細崽是有金委員的管家。拉着談天去了。這裏柳知府先問礦師。昨日逃難的情形。洋人便自始至終。詳細說了一遍。金委員又告訴他。現在拿到幾箇人。已經打了收在監裏。等到審問明白。就好定罪。礦師道。柳大人。你們貴府的民風。實在不好。昨兒考先生鬧事。我們幾乎沒有性命。逃到鄉下。他們鄉下人。又拿我們當作強盜。我們是貴總督聘請來的。貴府就該應竭力保護。方是正理。現在如此。不但對不住我們。並且對不住你們總督大人。我們的行李。盤川。現在

就。通。失。落。這。些。鄉。下。人。還。有。昨。天。拿。住。的。那。些。考。先。生。都。要。重。重。的。辦。他。們。一。辦。出。出。我。們。的。氣。纔。好。柳。知。府。聽。了。礦。師。的。言。語。心。上。一。氣。又。是。一。句。話。也。對。答。不。來。有。分。教。委。員。和。事。調。停。惟。賴。孔。方。紳。士。責。言。控。訴。不。遺。餘。力。欲。知。柳。知。府。如。何。發。付。洋。人。及。衆。紳。士。能。否。免。於。上。控。且。聽。下。回。分。解。

洋人逃至鄉間。恐鄉人見之驚訝。不得不改華服。然而衣履可換。辮子不能現裝。惟有扮作病人。以布包頭之一法。諸君試掩卷思之。舍此而外。尙有他策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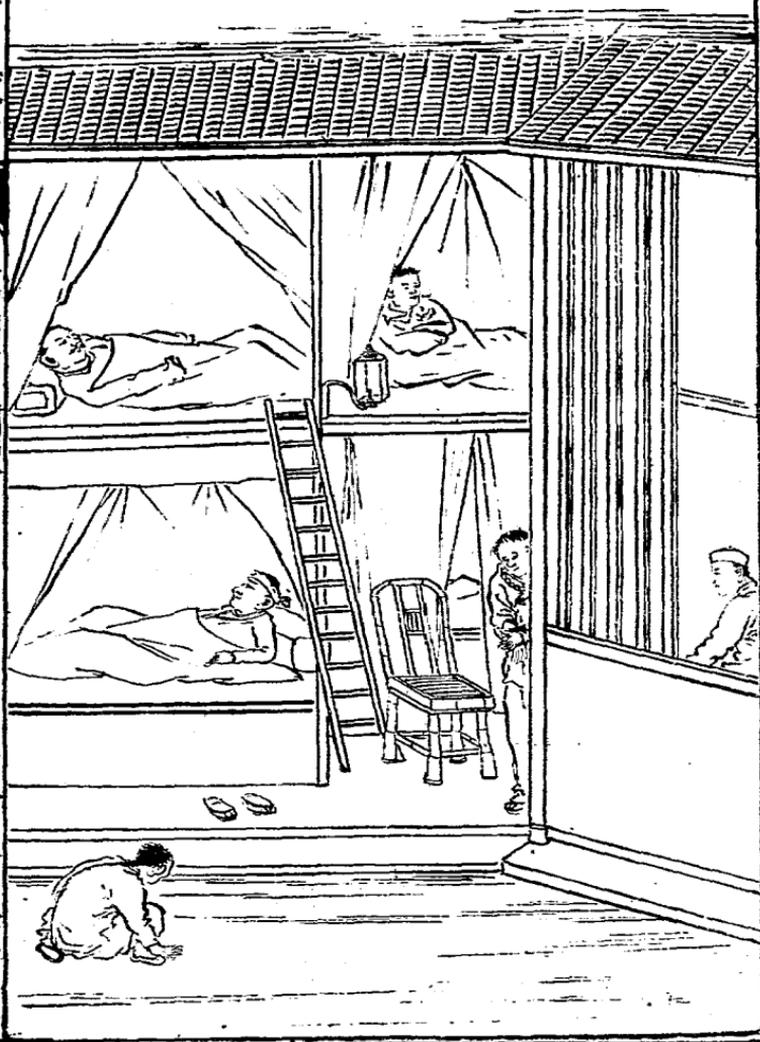
鄉人因見其騎馬而來。疑是強盜一流。地保見其騎光背馬。而決其爲大本事。文有次序。迨至首縣口中稟述。則詞取簡括。不得以遺漏責之。

四人被緝之後。礦師恐說破。另生枝節。故任人播弄。默無一語。其夥計不會說中國話。卽有話。鄉下人亦不懂也。其他二人。一病昏。一睡熟。故得安穩擡至城中。衆紳士因責打黃舉人。前來責問。題中應有之義。其對柳知府之言。咄咄可畏。令人難堪。衆紳士臨行時云。打毀大堂煖閣。我們情願賠修。迴顧前文。庶使前文不致寂寞。

分等班級房講價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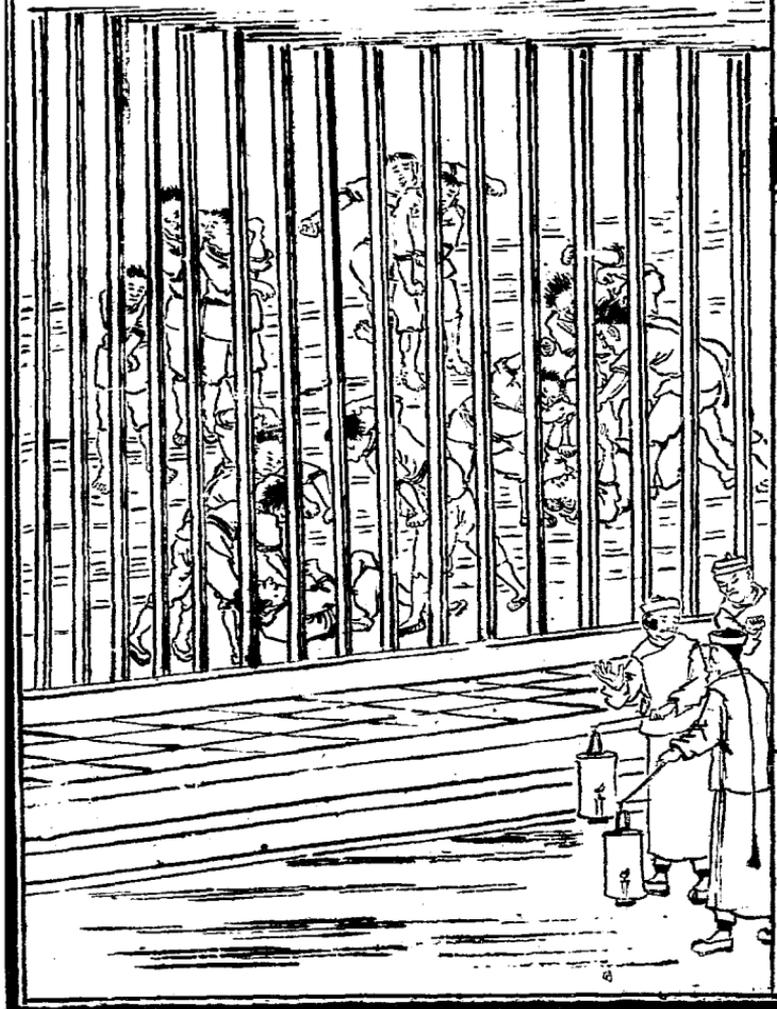
活地獄

第四回繡像



商務印書館印行

苦毆犯人索規例



活地獄卷之一

南亭亭長著

願雨樓加評

第四回

分等級班房講價錢

苦毆打犯人索規例

話說黃員外聽了招書辦一番言語。不禁怒從心上起。火向耳邊生。拔起腳來。就想去問刁占桂。虧得招書辦再三相勸。說凡事從長計議。不可造次。黃員外方停住了腳。問道：「這事怎麼辦法？」招書辦道：「現在的事。倘若是底下作弊。上頭不知道。這事還容易辦。你自己不便出面。或者托別位紳士。同老爺要好的。前去拜會老爺。說破此事。放出府上管家。也就完了。但是老爺曉得了。底下作弊。一定不依。倘若責罰他們一頓。那你這箇仇家。不免越結越深。以後沒事便罷。如若有事。落在他們手裏。那時公報私仇。他們這些人。是甚麼好纏的麼？」黃員外道：「告訴本官。曉得他們作弊。不要責罰他們。只要放出我們的人。就是了。」招書辦道：「說的好容易。可惜這箇官。不是你做的。大凡一箇官。內裏子不要聲名。外面子沒有不顧的。你如今說破了他。他曉得他手下人作弊。面子上攔不下。他肯就此撒手嗎？」黃員外道：「說又不好。不說又不好。真正叫我沒得法兒。」招

書辦道。這一層且慢着。剛纔我的話。並沒有說完。倘若這裏頭老爺是知道的。准他們如此做品。故意要弄倒你。你有甚麼法子。黃員外道。是呀。這層也不可不慮。招書辦道。據我看起來。這事情十成裏頭。倒有九成是這麼樣。黃員外道。依你的話。老爺是知情的了。招書辦道。他知情。不知情。我也不去管他。你且到那邊去。不要放姓占的回。他不回去。你們管家。還不會吃苦。等我替你。去探聽探聽。再來。黃員外道。如此請你費心。去走一趟。快去快來。我這裏按住姓占的。專候你的信。招書辦答應着。連忙起身去了。且說刁占桂坐在書房裏。讓黃員外入內。換衣服。拿銀子。原說拿了銀子出來。一同到衙門前打點。趁便連他亦扣起來。可以訛詐他一大注錢。誰知左等不來。右等不來。心上好生疑訝。問問左右的人。有的說上房有事。有的說在花廳上會客。會的客也是衙門裏來的。刁占桂不聽則已。聽了之時。賽如頂門上打了一箇悶雷一般。不知如何是好。後來把他等的急了。想要自己跑過來看。到底會的是那一箇。剛剛出得書房。齊巧黃員外送過招書辦進來。連說對不住。適纔是舍親爲了一樁要事。來找我。同他說了半天話兒。連累尊駕好等。刁占桂一聽他話。便知道有心相瞞。且看他怎樣發付我。再作道理。便拉着黃員外的袖子道。時候不早了。我們也可以去了。免得他們在那裏等。

得心焦。黃員外聽了招書辦的話。一心想攔住他。便說你來了半天。肚皮想已餓了。我們吃了飯再去。況且我今天還沒有過癮。一面說。一面反拉了刁占桂。請他到屋裏去坐。刁占桂何等刁鑽。豈來上他的當。剛纔聽了旁人的話。這會子又見黃員外這副情形。知道事情出了岔子。一定有人前來送信。叫他不要去。但一時猜不出是那一個。心下好悶。又想這事既已被他曉得。我縱留在此。也是無益。不如我回去。先給他們箇信。好在有他兩箇人做押頭。不怕他不來。料理就是曉得是我們做弄他。這事情是通過天的。不怕他去上控。況且到底是他先誣告人家。我就是箇見證。想好主意。仍舊不說破他。依然陪着笑臉說。大先生你既然還沒有過癮。我却肚子不餓。讓我先走一步。先去告訴他們。說你就來。好叫他們放心。說完起身要走。黃員外還想攔他。那裏攔得住。只得由他去了。刁占桂出得黃家。一路上越想越氣。說一箇魚兒已經上鉤。又被他逃走。真正晦氣。一頭走。一頭想。不知不覺。回到衙前。史湘泉接着忙問怎麼樣了。叫我等了這半天。送了信去。那姓黃的是怎麼說。刁占桂道。不要說起。是我倒霉。已經被我說好了。連姓黃的一塊騙了來。把他主僕三箇一齊關在這裏。不怕他家裏不拿銀子來贖。不曉得是我們這裏那箇雜種去通了風。送了信。姓黃的倒說不來了。而且姓黃的

被我說的信以為真。自己先帶些現銀子來。如今弄了這一場空。你說我氣不氣。史湘泉道。是那箇多嘴。前去通風。我在這裏。兩眼巴巴的望你。現在出了這箇岔子。是我再想不到的。如今這事怎麼辦呢。刁占桂道。好在他家有兩箇在這裏做押頭。不怕他不來料理。我們這裏。是通過天的。還怕什麼。史湘泉道。他不來。我們不好捉他來。算他運氣好。不來上鉤。事到此間。也叫沒法。那兩箇既然來了。少不得叫他們吃點苦。是他們自作自受。怨不得是我來害他。他主人早來料理一天。就讓他們早出去一天。他主人一天不來料理。就叫他們多受一天罪。這些東西。不到黃河心不死。刁先生。我這話。可是不是。刁占桂道。不叫他們吃點苦。難道讓他們來享福不成。說完。史湘泉仍舊走到班房。對着黃升說。我是好意去。我你們主人叫他保你二位出去。省得在這裏吃苦。不曉得你們主人聽了什麼人的閒話。罵我們不是好東西。騙了你二位來。又去騙他。他說我的底下人。叫他們吃一夜苦。沒有甚麼要緊。等明天告訴本官。不怕不拿我的人。乖乖的送還與我。還要重重的辦我們的大爺。你可是知道的。你來了這半天。如若不是我照應。早已進了這籠子。同他們一塊兒受罪。還叫你二位在這外頭嗎。不是我說句過分的話。你主人太使賺人不起。拿我們當作壞人。你們誣告人家。現在被人家

反告下來老爺准了。狀子纔來。拿你們主人還在家裏說大話。甚麼明天拜本官辦我們你說我聽了。這話氣不氣呢。依我說你們主人明天快勸他別來。就是來了恐怕要鬧箇沒臉。今天晚上若是悄悄的你來。把你二位保出去。明天託箇人來向本官求箇情。倒是神不知鬼不覺。現在既然拿我們當作壞人。這可是他自己上當。黃升聽了他話。將信將疑。就說我爲主人多受一夜苦。也是應該的。究竟是什麼人送的信。給他上這箇當。史湘泉道。他不肯說。我知道是誰。黃升道。這便怎麼好。總得拜求你週全。週全少不得明天出去一總謝你。史湘泉道。今天如此。明天曉得怎樣。若說要週全。我何嘗不週全。把你放在籠子外頭。半天少停查班房的。苟大爺來看見。我就要就。不是的。你想舒服。却也容易。裏邊屋裏有高鋪。有桌子。要吃甚麼有甚麼。你不信我領你看。說着便把黃升練子解了下來。拿到手裏。同着他向北首那箇小門。推門進去。只見裏面另是一大間。兩面擺着十幾張鋪。也有睡覺的。也有躺着吃烟的。黃升到此。方明白剛纔端飯端菜進來。原來就是這些人吃的。看了一會。便對史湘泉說。這屋裏也好。史湘泉道。這箇屋。可是不容易住的。黃升問他怎的。史湘泉說。這屋有一定價錢。先化五十吊。方許進這屋。再化三十吊。去掉練子。再化二十吊。可以地下打鋪。要高鋪。又得三

一吊。倘若吃鴉片烟。你自己帶來也好。我們代辦也好。開一回燈。五吊。如果天天開。拿一百吊包掉也好。其餘吃菜吃飯。都有價錢。長包也好。吃一頓。算一頓。也好。黃升聽了。把舌頭一伸道。要這些嗎。史湘泉道。這是通行大例。在你面上不算多。要你賺那邊地下。蹲着的那一箇他。一共出了三百吊。我還不給他打鋪哩。黃升道。咱們是好弟兄。你總得照應我。史湘泉道。這錢不是我要的。須得我們苟大爺來了。我來替你同他講。他肯答應。是你的運氣。他不答應。你別怨我。這事情。我是不能作主的。黃升還要說別的。只見前頭看守班房的那箇莫是仁。跑進來說。苟大爺來查班房了。史湘泉仍舊拿他牽到王小三。一處拴好。自己趕出來迎接。姓苟的也不知說了些甚麼。歇了一會子。纔見一箇三小子。打着燈籠。史湘泉莫是仁。走在頭裏領路。苟大爺跟在後面。黑蒼蒼的面孔。一臉橫生肉。藍洋縐皮袍。黑洋縐馬褂。吃得醉醺醺的。走進班房。先推北面小門進去。查了一回出來。三小子拿燈籠。向柵欄裏照了一照。隨後照到南頭。看見黃升。王小三兩箇。此時黃升。王小三。正嚇得心上十五箇吊桶。七上八落。一見他走到跟前。猶如小鬼見了閻王一般。面色登時改變。苟大爺便問這兩箇是什麼人。史湘泉陪着笑說。這是黃府裏爺們。今天因爲誣告人家一樁事情。剛纔提到。還沒有審。苟大爺罵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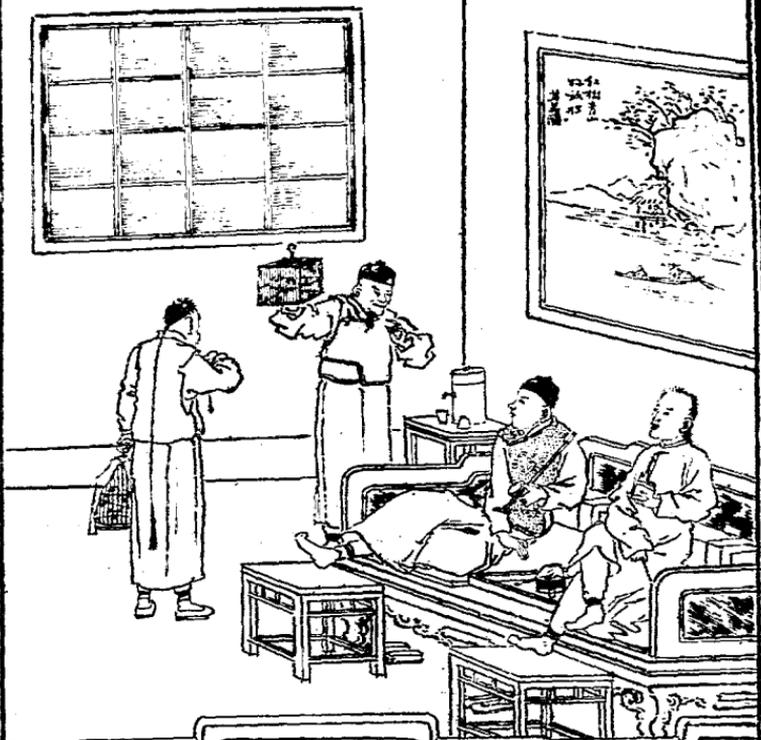
湘泉道。既然提了來。爲甚麼拴在外頭。不關到籠子裏去。史湘泉道。這黃府不比別家。大爺是知道的。總得你老人家高擡貴手。苟大爺道。放屁。胡說。他便是真正王府裏的人。到了我這裏。也這得依我的管束。我不認得甚麼黃府不黃府。快快替我關進去。史影計。你不要鬧沒臉。等我回過老爺。看你吃得住。吃不住。老爺叫你拿人。你倒會做人。情。史湘泉道。總要 requests 你老人家開恩。今天權容他在那邊屋子裏頓一夜。苟大爺道。要住那邊屋子也容易。價錢同他講過沒有。他是有錢的主兒。不能比別人。史湘泉道。就是這箇。要同你大爺商量。便放高了。喉嚨對黃升道。我們大爺的吩咐。你聽見了沒有。黃升道。要多少。請你同我家主人商量。史湘泉冷笑道。他不肯來。叫我同誰商量呢。黃升道。應得多少。我們替他受了罪。他能穀少你們的嗎。史湘泉道。不是這樣講。你相信他。他拿我當壞人。我不能相信他。你這裏可有做保的。沒有。黃升道。我到這裏頭。那裏來的熟人。找他做保。除非出去找我主人。史湘泉道。這就難了。錢又沒有。保人又沒有。你主人又不肯來。這話叫我怎麼說呢。原來兩人商量的話。都被姓苟的聽的。明明白白。見是這樣。便嚷着對史湘泉說。史影計。你別同他講了。我沒有這們大工夫等他。他這又沒有。那又沒有。還同他說甚麼。早點把他弄進去。省得我們的干係。要曉得我。

們這兩箇錢也不是好賺的。黃升還要說別的。姓苟的裝作不聽見。吩咐莫是仁把他倆關進去。莫是仁一聲得令。不由分說。把他倆的練子牽在手裏。走到這面。將柵欄門開了。推他二人進去。黃升到此無法。只得聽其所爲。姓苟的又照例吩咐了兩句話。是叫莫是仁晚上當心。莫是仁答應着。仍舊由三小子照着燈籠而去。史湘泉也跟着出去。剛剛出得班房不多幾步。忽聽得柵欄裏面沸反盈天。吵鬧起來。史湘泉回來看時。原來柵欄裏的犯人。凡有新犯人進來。他們是有規矩的。定要新犯人孝敬。若有孝敬便罷。倘是沒有這頓下馬威。却是不好受的。而且以後還不時凌虐。總得再有了新犯人進來。纔能饒過這前頭的。當下黃升王小二那裏懂得這箇規矩。先是有兩箇頂老的犯人向他二人伸手。他二人不理。老犯人破口罵了他二人幾句。隨後大家一齊動手。直打得他兩箇遍體鱗傷。急聲叫喊。史湘泉起先也懂得他們這箇規矩。裝做不聽見。後來怕打的不成樣子。連忙將臉靠在柵欄外邊。喝阻他們。叫他們住手。衆人見是他來。方纔一箇箇走開。再看黃升王小二兩箇人早被他們打得蹲在地下了。史湘泉還在外面做好人。說有話同我說。你們怎好亂打人。衆人都不作聲。黃升二人也未聽見。究竟史湘泉有甚法子。能免黃升吃苦。與那招書辦探聽得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提神初上烏烟

醒世緣

第四回 繡像



商務印書館印行

習下流大開  
賭局



新編彈詞醒世緣卷之一

謳歌變俗人著

第四回 提精神初上烏烟

習下流大開賭局

却說耿秉仁因爲庶母趙氏。吵鬧分家。把公親族長。一齊請到。他娘子盧氏。又把賬簿契據。一應祖傳貴重物件。搬了出來。聽候親族分派。誰知耿秉仁生性古板。自以爲不能教育幼弟。以致庶母迫而爲此。撫心自問。反覺懷慚。便想自己獨善其身。攜帶妻兒另外去住。把家產全數讓與庶母幼弟。他話雖如此說。無奈親族等執定不依。趙氏私心竊喜。深喜一人可以獨吞。反暗嘆親族多事。

橫熾心事且休論。細說賢兄耿秉仁。二次三番來讓產。諸親族長有公評。都言讓產離賢德。我等今朝未便遵。況且大房人不少。開門七件要錢文。大爺自立非難事。也要體。地下先人一片心。創業艱難非易事。無非望。將來保守在兒孫。若教長子全無分。恐被他人惹笑云。

依我等愚見。大爺肯如此推讓。這家產亦不用我等分派。這須大爺自己揀取若干。餘下都歸令弟庶母便了。當下耿秉仁見衆人執定不肯。於是揀了東關外一所住

宅田地若干畝。餘下的悉數讓與兄弟。

有田有宅可安身。聊慰諸人相勸殷。餘下悉歸兄弟管。請其庶母代操心。賬房執筆來登簿。件件樁樁交代清。族長公親都過目。簽其花押免言論。秉仁備酒來相待。飯後諸人盡出門。只有一人趙庶母。見今朝。這般舉動實開心。只思家產平分半。那曉全盤歸我名。堪笑癡人無福受。這是他。自家願意莫尤人。

趙氏之言。按下慢表。且說耿秉仁送罷親族。回到上房。他娘子盧氏起先還抱怨他。說先人產業。例應平分。怎麼做好人。自家不要。反白白送與人用。秉仁聽了哈哈大笑。後來又把人生世上總當自立一番大道理的話。說了一遍。他娘子也就恍然大悟。立刻派人打掃東關住宅。擇了日期。等過了老太爺陰壽。便率領子女搬入居住。自去讀書課子。做他一番事業。此是後話。將來再提。如今且說那趙氏娘兒兩箇。

送罷秉仁出了門。猶如拔出眼中釘。高樓大宅隨心住。奴僕成羣威令行。合是神靈有顯應。居然病子漸康甯。延醫調理無多日。依舊天天向外行。倏忽光陰容易過。看看又是一年春。

兄弟二人本是排行長名秉仁。吹名秉義。過得新年。這秉義却已十三歲了。人既漸長。智識亦開。齊巧是正月裏。塾師放了年學。把他喜的。猶如沒有籠頭的野馬一般。朝朝夜夜。出去玩耍。這都不在話下。新年元宵裏頭。閑暇無事。大家小戶。不是打牌。便是擲骰。秉義是十三歲的孩子。見了如何不樂。起先是他母親。因爲秉仁夫婦不在跟前。沒了拘束。先齊集了一班女朋友。到家遣悶。秉義也在裏頭鬼混。後來在裏頭混的厭了。就有家裏用的一班小廝。同他在書房中。亦照樣耍起來了。

齊來引誘小東人。都爲他。年幼無知事不明。有的是。趨奉東家同作樂。有的是。也思趁便騙錢文。算來都是天良喪。奴隸之中無好心。雖說輸贏是小事。他身那有許多銀。況兼病體痊非久。玩耍從知也做神。裏面上房通夜賭。姨娘不管小嬌生。由他日夜書房內。胡作胡爲若罔聞。起首惟聞僮僕等。

後來漸有外人臨。知他財帛家中有。誰不想。走到他家趁幾文。狗黨狐羣招集易。呼朋引類便相親。其中貧富多混雜。一語蔽之無好人。走上門庭無別態。少爺面上要趨承。拍來馬屁隨心轉。他便拿。大把銀錢送與人。雖有賤房司出納。東人要用敢多云。從心所欲惟行樂。那管他。姣嫩身軀弱不禁。

這班人中。貧富不齊。老少不等。其中有兩箇愛吃鴉片的。一箇叫龔弼臣。一箇叫葉桂枝。他倆因見秉義年幼貪頑。時常覺著喫力。怕他一旦病倒。大家絕了指望。龔弼臣就先勸他吃烟。吃上一兩箇。果然精神復舊。可以熬夜。秉義不勝之喜。以後便每夜總要吃上幾箇。過上幾天。每頓飯後。便是無癮。也要吃他兩頓。預爲抵制之法。起初他自己還不會燒。都是龔弼臣替他燒。到得後來。他自己也漸漸的會燒了。

天生一副外聰明。壞事從來最易精。但說燒烟一件事。學來不及數晨昏。居然一樣供呼吸。挖斗通鎗件件能。從此更多消遣法。不妨朝夜伴青燈。還嫌市買無滋味。自己熬烟供客吞。簷外銅鍋三四隻。爐中炭火熱騰騰。鑲來大土兼雲土。瀝汁從來紙數層。待到收膏功結頂。預防偷漏不離人。磁缸羅列將膏貯。還說要土內深埋過幾旬。現吃現挑不肯費。象牙小罐緊隨身。其他盤內諸多物。件件還須考校精。

起先這耿秉義。不過吃得幾口。後來習以爲常。不到半月。居然上癮。不上兩月。便已吃到五錢一天。又特特爲派了兩箇家人。專管打烟及收拾烟盤之事。等到他娘知道。他已經上癮。雖不免罵了一頓。秉義心中不服。還要回嘴。他娘因他只有這一

箇兒子已經上癮。也就無法。且恐他戒烟生病。只得任其所爲。以後更明目張膽。一箇烟盤。端出端進。每天過癮。尙來不及。那有工夫再去讀書。

家中雖說請先生。無奈是終日不聞誦讀聲。虛糜修金緣底事。驅人自驅免勞心。姨娘溺愛從來慣。那塾師只得因之鬆幾分。年紀十三非稚幼。學庸未了半還生。西瓜大字無多識。寫字猶須映本臨。拋却功夫不肯讀。一燈相對過光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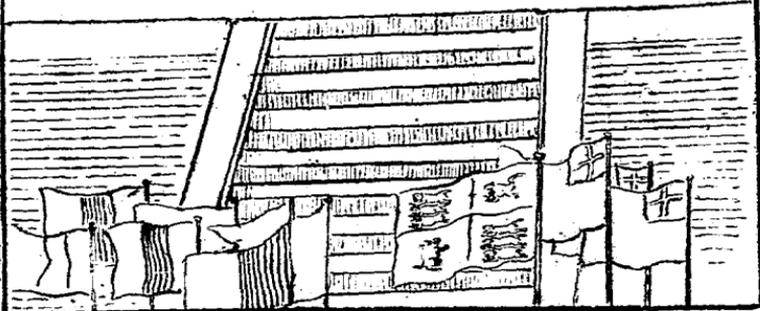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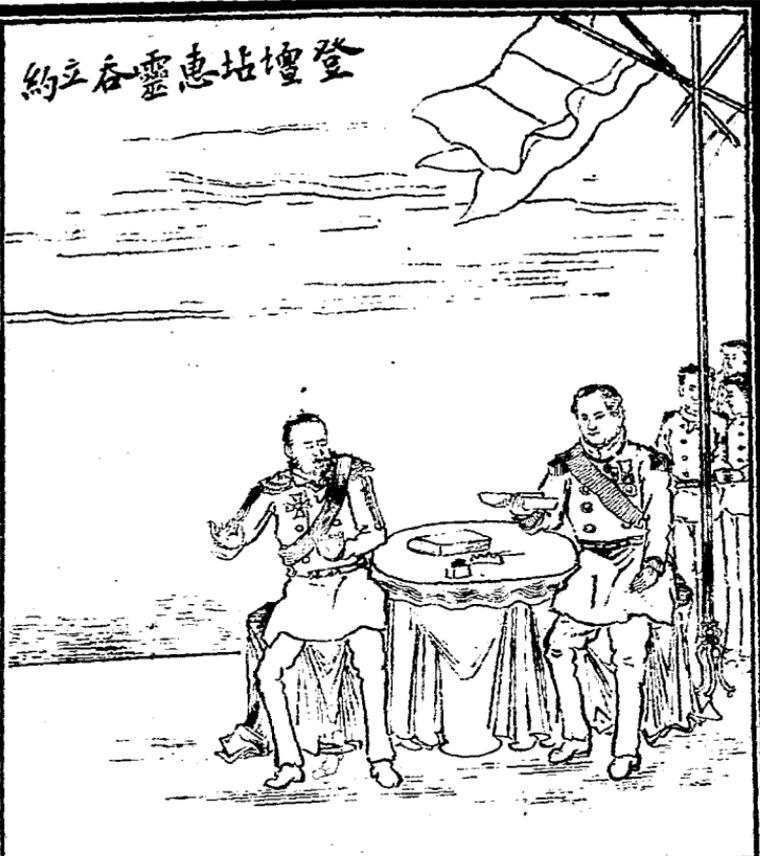
恰好這年三月。適逢小考。先生便以考爲名。在女東家前請了一箇半月的假。要等府縣兩考。都已考過。方能來塾。趙氏也知道他兒子談書本。來是掛名的便。也無可無不可。先生去後。那秉義更覺肆無忌憚。把正月裏同頑的一班朋友。都招集來家。一同作樂。

先生請假考爲名。好教那不肖生徒樂幾旬。日日殺鷄並宰鴨。招羅狗黨與狐羣。諸人聚集思消遣。除却了飲酒鬪牌無別情。每日輪爲東道主。算來不過小輸贏。幾天之後豪情發。一博雌雄預約人。麻雀搖攤都氣悶。除非牌九最開心。

却說那龔彌臣葉桂枝諸人都是夤緣他家人小廝而進。那有甚麼好人。自從先生放學之後。耿秉義仍舊把他們找來。今日你家。明日他家。輪流作東。起初不過打牌消遣。後來竟其推起牌九來了。注碼越推越大。賭的人越聚越多。耿秉義是小孩子家。看見人多。愈加高興。便約了第二天。大家聚集他家。儘興頑耍一天。葉桂枝有心要抽頭漁利。又要拉到他家。耿秉義是箇公子。只要有賭。便已開心。並不在於頭錢上計較。立即應允。次日到得葉桂枝家。時未下午。搶着自己做了一箇莊。推了四方。爲時尙早。衆人打的不多。他居然贏了一百幾十吊。把他喜的不亦樂乎。便要聯下去再推四方。

得意因存再往心 只圖自己把錢贏 試思爾是富家子 還想今朝勝別人 此輩一生惟靠賭 如其屢負怎爲生 痴憨公子全無識 贏過之時還想贏 凡事吃虧不知足 後來難免悔心生 些微挫失原無損 怕只怕 到後還將產業傾 要識痴兒勝與負 這情形 下回書內記分明

登壇惠靈吞立約



生逃崙破拿城都焚



泰西歷史演義卷之一

洗紅蘆主演說

第四回 登壇拈惠靈吞立約

焚都城拿破崙逃生

却說英將惠靈吞自將法兵殺敗，法將中有名囚璣者，寫了一封書信，責備惠靈吞不該強來干預。惠靈吞答道：你若將兵退出葡萄牙地界，我便佛眼相看。否則叫你留心一點，囚璣計無所出，只得遵命而行。惠靈吞又合他訂了幾條條約，專人齎往倫敦。那曉得英國政府之中，爲了這條約中有一條未合機宜，英皇深滋不悅，立時將惠靈吞兵權解去，調他回國，改派了一員大將，名稱穆爾，添兵三萬，浩浩蕩蕩，殺奔西班牙而去。想要追襲法兵之後，是時法皇拿破崙正在西班牙將營盤紮下，共有精兵三十萬，穆爾登時膽怯，一面命衆兵緩緩而行，一面密差探子，打聽拿破崙如何舉動。不數日探子前來稟報，拿破崙想在那裏斷他歸路，穆爾情知不敵，急忙將兵撥轉，誰想拿破崙已如飛將軍之從天而下，旌旂蔽日，鞞鼓喧天，望過去黑壓壓的一片，法兵不知其數。穆爾當下大聲傳令曰：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諸君努力，必然

一戰成功 英軍聽了 整齊器械 回頭迎敵 法兵雖然驍勇 却也抵不住英兵的奮勇當先 看看支持不住 只得闕然四散 穆爾早已筋疲力盡 伏在鞍橋之上 面如白紙 左右趕忙呼喚 一靈早往鄂都城去了 此是一千八百零九年正月間事也 當英兵長驅直入 往援葡萄牙的時候 奧人大喜 以爲當此之時 我攻其北 拿破崙措手不及 必然一鼓成擒 英國政府聽見了這箇風聲 助了許多軍餉 要奧人速速成軍 不可失了機會 拿破崙這箇時候 正和英將穆爾以全力相搏 探子如飛稟報 拿破崙叫聲不好 立刻招齊各隊 不到三月 早已霧集雲屯 拿破崙把名冊打開 足足有三十餘萬人 不覺軒髯大笑曰 吾事濟矣 寫了一封信 縛在箭上 望奧營射去 奧營拾着 打開一看 原來是拿破崙約期會戰 連夜準備 到期兩軍對壘 互有死傷 自此一月有餘 無日不以干戈相見 一來是奧國的災星未退 二來是拿破崙的兵氣方揚 漸漸的將維也納京城攻破 奧國照舊投降 拿破崙把他的地方瓜分豆剖 將五分之一 算了法國的屬邑 又罰他們賠了無數的軍餉 罄其所存 方始罷休 正是

屋漏已遭連夜雨

船低更遇打頭風

拿破崙乘勝將維也納的城牆 通通拆去 使他們進無所恃 退無所保 最刻毒的 是以後不許奧國養兵過十五萬 奧秦始皇鎗毀鋒鏑 同一用心 奧國雖無可如何 然痛恨法國的心 却是一日深於一日了 這年四月 奧法兩國相持正急 英將惠靈吞又統兵兩萬 到了葡萄牙 有一箇地方 名叫脫累斯非特拉斯 前枕山腰 後臨海口 形勢險峻 氣象巍峨 惠靈吞遍築礮臺 以資防守 布置妥貼 領了數萬兵馬 在西班牙一帶游弋 引誘法兵 入彼牢籠 法兵果然一擁而來 惠靈吞退到布薩科 八面埋伏 法兵跟蹤追剿 正在興頭 猛聽得鼓角鳴鳴 旌旗閃閃 法兵情知中計 趕緊逃回 法兵先鋒 却被惠靈吞殺敗 惠靈吞心下暗想 法兵未曾大挫 必要前來報讐 不如駐紮脫累斯非特拉斯爲是 主意定了 傳令向脫累斯非特拉斯進發 未幾法將瑪孫納抄過布薩科 直抵脫累斯非特拉斯 團團圍住 那裏知道英國軍餉 打海口運入 毫無阻窒 法兵因危峯峻嶺 覆障重巒 運餉反多周折 一千八百十年十月 法兵撤退 惠靈吞遂出奇制勝 以擾法國 法國被他

鬧的六神無主 只好置諸不理 從此葡萄牙地界 永無法兵踪影 過了一陣  
又統兵直入西班牙的京城 然西班牙的京城內 法兵甚衆 一時不能驅逐  
只好慢慢再作計較 暫且擱下不題 且說一千八百十二年 法俄兩國 所  
立五年和約 業已期滿 拿破崙忽然爲了一樁小事 纏住了俄皇愛烈珊德  
要他答應 俄皇不允 拿破崙起兵伐之 因想各國之有京城 猶水之有源  
木之有本 京城一破 則全國渙然 今番要伐俄人 必須先攻聖彼得堡 攻  
破了聖彼得堡 其餘屬地 不愁不入我掌握之中 俄國既入我掌握之中 英  
國雖在歐洲 勢成孤立 不能與我爭強 一會轉過念頭道 聖彼得堡 防守  
極嚴 俄兵又廝殺甚勇 不似他國之摧枯拉朽 易於爲力 現在統算國內共  
有精兵 一百二十五萬 若留一半 在巴黎駐紮 一半隨去伐俄 庶可奏效  
拿破崙乃統法兵三十三萬 又往奧 意 波 瑞等處調回三十三萬 合成  
六十七萬八千人 爲虎爲貔 如荼如火 在離門河順流而渡 不多幾日 到  
了俄國邊疆之上 探子稟報俄皇知曉 俄皇嗅了一驚 有位大臣 出班奏道  
只有堅壁清野一法 可退法兵 俄皇聞言 點頭稱善 下了一道旨意 叫

把一切糧草 毋許堆積原野 一切牲畜 毋許游牧郊坰 等到法兵到來 正是六月中旬天氣 炎炎烈日 鑠石流金 法兵四面梭巡 一無所有 又飢又渴 不免口出怨言 拿破崙又減發軍餉 以圖節省 到後來索性都沒有了 法兵以尋食爲名 紛紛潰散 早晨出去 晚上回來 總少箇一百八十 染病而死者 更是屍骸狼籍 骨殖摧殘 及至俄國木司寇都城 法兵祇有三十多萬了 拿破崙未到木司寇都城的時候 俄兵又全他在波羅的諾 狠狠的打了幾仗 未分勝負 已傷了十餘萬人 俄皇帶着衆兵 假意落荒而走 拿破崙大喜 以爲聖彼得堡 可以唾手而得 誰想俄皇又用堅壁清野之法 笨重器具 累贅東西 每樣裏面 藏了幾磅炸藥 法兵進城之後 尙在哨探 忽然赤燄怒扇 黑燄狂噴 弄出一場大火 全城焚毀一空 拿破崙方曉得俄皇的利害 登時傳令 拔隊回國 俄兵乘勢追剿 就如風吹敗葉 兩打殘花相似 拿破崙平日雖然驍勇 到了此刻 也只好 脫盔棄甲 撇劍拋戈 領着敗兵逃走 逃到俾爾西納河左近 以爲出了險地 箇箇歡欣鼓舞 不想河邊山內 礮臺上砰訇作響 法兵已然坐着划子 容與中流 那裏禁得起克虜伯阿

姆斯脫耶的力量 所過之處 立成齏粉 法兵不死於水 便死於火 號呼之  
慘 上震雲霄 血肉之迹 下膏林野 到了十二月 法兵始抵離門河 拿破  
崙一路上戴月披星 餐風宿露 也憔悴得不成模樣 不似從前的雄糾糾 氣  
昂昂了 子細一數 只有八萬多兵 連巴黎派來迎接拿破崙的人 以及半途  
歸降拿破崙的人 都算在裏邊了 眞真是千古浩劫 陽九飛災 俄皇旣敗拿  
破崙 明知此後沒有太平之局了 於是聯合各國 悄悄的派了許多兵 想把  
拿破崙生擒活捉 所謂

計就月中擒玉兔

謀成日裏捉金烏

欲知拿破崙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來接 洋員金登幹 馬嘉利 英國出使大臣張德彝 參贊陳懋鼎 陳貽範來見 都華巡撫毛爾來見 上了岸 坐上英國皇上派來的宮用火車 戌刻到了倫敦 英國皇上又派了可耳費耳 在車站上接著 說了半天話 到昔賽兒客店 出使英國大臣張德彝請過 聖安 見過那些參贊隨員 亥正就歇息了 二十三 打了一箇電報 給外務部 告訴他已經到了英國 請他代奏 午刻 剛想寫信給英國的外務部 約他一箇日子 彼此見面 誰想英國外務部灑斯登 已經打發了參贊費乃 拿了帖子來拜 隨即回拜他 總稅務司書記官費爾愛來見 說的全是中國話 他說在北京住過十二年 一切情形都知道 查英國這地方 在歐洲的西邊兒 本來是兩箇島 英倫蘇格蘭在東 阿爾蘭在西南 英蘇古時候是兩箇國 到明朝萬歷年間纔併的 英國的形勢 是南北長 東西狹 英蘇島 有七十四萬三千八百多里 阿爾蘭島 有二十七萬二千九百五十多里 英倫共分五十二部 東邊兒六部 第一部叫作迷德勒塞 首邑就是倫敦 南邊兒十部 北邊兒六部 中間兒十八部 偏西是威勒士 分作十二部 說話跟英倫稍微兩樣一點兒 有二千九百多萬人 蘇格蘭分

作三十三部 南邊兒十三部 中間兒八部 北邊兒十二部 有三百九十多萬人 阿爾蘭分作三十二部 東邊兒十二部 西邊兒五部 南邊兒六部 北邊兒九部 有五百多萬人 統通一百十七部 部長是百姓公舉的 一年到頭 並沒有辛俸

二十四 拜了箇到英國日期的摺子 駐英參贊曾兆錕來說 英國皇上 二十六要見他跟張德彝 等外務部商議妥了 再打發人來關照 現在的英國皇上 叫作愛惠 是維多利亞的大兒子 生於西歷一千八百四十一年十一月初九 已經做了六十三年太子 娶了丹國竭律天第九箇王的公主 素來講究兵學 在去尼司蒿司學堂得過卒業文憑 外國的規矩 無論什麼人 到了學堂裏去 就跟這些學生一樣 英國皇上 於西歷一千八百六十年 在阿克司弗大學堂 當民兵裏面的副將 又在吏部民兵裏面當副將 六十一年 又在謙不吏去學堂 當民兵裏面的副將 六十三年 纔當第十營好失而兵隊副將 六十八年 統帶愛夫不而其兵隊 又統帶第一二營護衛兵 七十五年封做將軍 八十年 統帶戈登海倫敦兵隊 九十八年 統帶格倫敦第而兵隊 九百

零一年 統帶披而司坡兵隊 蘇格蘭阿爾蘭兵隊 英國的百姓 都知道敬重  
皇上 英國皇上的小照 大街小巷都有

二十五 英外務部參贊費乃來關照 說英主定了明日午刻相見 呈遞國書  
到那箇時候 派宮車來接 這日特蘭斯發爾和約簽字 英國的百姓 都歡喜  
得了不的

二十六 午初 英國的禮官 穿了公服 同了外務部的參贊 坐了宮車來接  
就帶了參議梁誠 參贊汪大燮 到英辛占爾士宮 這宮是英國皇上的舊宮  
現在并不住在這裏頭 進了門 有幾箇英國的官 在那裏站著 上了樓  
有幾箇英國的兵 拿著兵器 也在那裏站著 大小官員 跟著禮部 外務部  
都在那哈兒 禮官引著到了一箇殿上 南邊兒的窗 是沿街的 北邊兒的  
牆上 嵌了一座火爐 殿的東邊兒 支著一張小椅子 禮官請他坐下 告訴  
他 今天英國皇上 爲著特蘭斯發 已經平定了 在這裏論功行賞 頒賜寶  
星 殿的西邊兒 有一箇座 座前有箇茶几 茶几上全是寶星 坐了一會兒  
聽見窗外奏樂 禮官告訴他 英國皇上來了 拉著他到窗邊兒去瞧 見一

輛馬車 兩箇穿紅衣服的 坐在馬車上拉韉 馬車裏頭的 就是英國皇上  
儀仗 什麼都沒有 殿西南有箇小門 門開了 英國皇上 打便道到了殿上  
禮官引著他進去 參議梁誠 捧了國書 跟在後面 行過了鞠躬禮 英國  
皇上還禮 彼此述過了頌詞答詞 呈遞國書 傳了遍 皇太后 皇上的說話  
英國皇上很喜歡 拉了拉手 約他同去瞧頒賜寶星 跟著到了殿前 讓他  
坐下 看見兩箇武官 並著肩進來 進門的時候 彎了一彎腰 到了英國皇  
上的座前 又彎了一彎腰 英國皇上沖著他們笑了一笑 拉著他們的手 跟  
他們說話 兩箇武官 一人彎著一條腿 英國皇上 拿過寶星 親自替他們  
扣在身上 兩箇武官 拿一條胳膊 架著英國皇上的胳膊 低著頭 站起來  
望後退了幾步 纔出去 跟手進來幾箇兵 拿著兵刃 沖著英國皇上站著  
以後進來的打左邊 出去的打右邊 領賞的儀注 跟兩箇武官差不多 一  
古腦兒 有二十多人 又是什麼各國駐英的欽差 英國的百姓 都來賀喜  
英國皇上的兒子 姪子 都站在英國皇上的背後 內廷的官 都站在英國皇  
上的旁邊兒 見他的人 都得拿片子 內廷官接了他的片子 念著他的名字

纔能殺進來 出去都得彎一彎腰 未刻 把寶星頒賜完了 英國皇上回宮  
這纔帶着參議梁誠 參贊汪大燮 坐車回去 打了一箇電報 給外務部 要  
他代奏呈遞國書的日期

二十七 做了一箇呈遞國書日期的摺子 下午 叫供事寫了 帶着參議梁誠  
去逛泊錫花園 這花園本是一箇姓泊的私產 後來拿這花園 孝敬了英國皇  
上 什麼人都可以去 這花園整整的有十里 四邊兒全是鐵欄杆 中間開了  
一道小河 申刻 男的女的 都上這花園歇歇腿兒 熱鬧得狠

二十八 拜發了昨天擬的那箇摺子 下午 去拜英國的王子 叫作翹耳治  
翹耳治就說 前兒我在宮裏頭 就瞧見你了 彼此不好招呼 今兒我正打算  
去拜你 你倒先來了 不敢當的狠 又問了些別的話 英國的規矩 是該立  
長子爲太子 因爲這翹耳治的哥哥 早就過去了 所以就把他立爲太子 這  
翹耳治年輕的時候在卅職學堂裏念書 又到武備學堂裏去學水師 曾經坐着  
鐵甲輪船 到過上海南京武昌這些地方 那箇時候 還是學生 現在已經當  
了水師提督了 今年三十七歲 脾氣也好 學問也深 英國百姓 都佩服他

二十九 一早就去拜英國各大臣 這箇當兒 他們都在那裏辦加冕的事 忙  
得了不的 沒有工夫見客 丟了一箇片子 也就罷了 英國的上議院掌院大  
臣參贊政務是伯爵賀爾斯貝 議政院大臣是公爵狄逢奢 戶部大臣是白爾福  
戶部參贊大臣是男爵畢啓 內部大臣是李奇 外部大臣是侯爵瀾斯登 藩  
部大臣是曾伯倫 兵部大臣是博祿第 陸軍統帥大臣是羅貝 海部大臣是伯  
爵賽爾朋 商部大臣是伯爾佛 農部大臣是漢璧理 工部大臣是德勒士 倫  
敦工部局大臣姓瓊 郵部大臣是侯爵德銳 參贊阿爾蘭 政務大臣是子爵阿  
士博思 阿爾蘭總督是伯爵克多更 參贊蘇格蘭政府大臣是伯爵路巴 佛蘭  
凱斯德省參贊是子爵詹晤士 管理印度大臣是子爵哈密敦 這些人都是有權  
的 有什麼事都交給下議院去議 議妥了 把條例拿到上議院 給他們這些  
人瞧 瞧過了纔告訴英國皇上 等皇上施行 倫敦這地方 連着達迷斯河  
有一千五百里 六百萬口人 分做五分兒 中間全是做買賣的 西邊這分兒  
是宮殿 衙門 議院 東邊這分兒是店鋪子 南邊這分兒是工廠 北邊這分  
兒 地方狠寬綽 有些鄉鎮 就比不上那四處的熱鬧了 還有太學 書塾

■什麼東西的舌頭頂長  麒麟的舌頭頂長 足足的一尺五寸

■世界上 一天裏頭 結婚的人有多少  一古腦兒算起來 有三千人

■各國都有專利的條例 什麼國裏 沒有專利的條例  瑞士國

■日本人有什麼貴重的器具沒有  日本人養了箇小孩子 就得種一棵樹

等這小孩子長大了 娶媳婦的時候 把這樹砍了下來 做成功一箇衣櫃 這

衣櫃就是貴重的器具

■什麼國的喪禮最別致  俄國要是死了年輕的人 棺材上遮的那塊布 是

用桃紅色的 女人死了就用深紅色的 寡婦死了就用灰色的 斷乎沒有人用

黑的

■外國人都把鬍子倒捲上去 這箇樣子 是誰興的  是西班牙王腓列第四

興的 英國查里士第一學他 後來什麼比利時 德意志 瑞典 法蘭西 通

行了 臨了一箇是路易第十四

■什麼國裏養活的貓最多  美國政府 養了三百隻貓 他們郵政局裏 每

年的報銷 都有一筆養貓費 爲的是郵政局裏 要是給耗子咬破了信袋 跟

寄出去的東西 那就得賠人家

■馬睡的時候 是什麼樣子 ■馬睡的時候 一箇耳朵 倒在前面

■弄死了活的東西 有罪沒有 ■倫敦博物院裏 有箇人叫作堅格 他要上別地方去逛 隨手就把金魚盆蓋了 等到回來的時候 那金魚全死了 這回事給保護動物協會委員知道了 就說堅格絕了空氣 害這金魚 告到公堂上 罰掉了堅格二十塊錢 又要他出了二十二塊錢的堂費

■一年四季 有顛倒過來的地方沒有 ■奧大利亞州 春季打從八月二十起

夏季打從十一月二十起 秋季打從二月二十起 冬季打從五月二十起

■英國人有什麼忌諱沒有 ■英國人家裏喂的貓 無緣無故的跑了 就說是有災殃 一年沒有滿的小孩兒 不給他照鏡子 在屋子裏面撐傘 將來做事情不順手 在路上失了一把傘 總有一樁兒事情落空 要是有人把他那把傘檢了去 檢傘的人 也得犯一樁落空的事情

■小孩兒是怎麼樣長大的 ■小孩兒的長大 全是在睡覺的時候

■那一國養的鴿子最多 ■德國軍隊裏面 養著八千隻寄信的鴿子

# 授職



本寫



維新夢傳奇

第四齣 寫本

生便衣丑扮童捧冠帶上（點絳脣）河淺人間露高天上九曲琉璃夜敵甚處三台望頭顱報國慙衰朽肝膽輸人愧率真老夫徐自立自授巡環都尉僕僕風塵方爲俗吏依依雨雪又作勞人奉了有外山王之命考察古今利弊稽查中外興衰游行在神州赤縣之間閱歷至員嶠方壺以外不必西池獻瑞方披益地之圖會看北闕趨朝待奏通天之表（撚鬚介）童兒掌燈（丑應介）

（混江龍）尋秋畫燭早紅搖深柳書堂看一派冰蟾瀉冷聽幾番風馬敲涼我這裏抱膝有詩誦諸葛感懷無賦著歐陽（視筆硯介）筠管斜欹鼠鬚垂露松煤半禿鸚眼生霜莫漫翻騰三寸舌且教打疊九迴腸好造出醫貧妙劑救弱奇方

（作寫介）欲立圖強之本必探致富之原劇憐商號細民可歎工稱賤役閉關絕市則山海隔若雲泥采壑搜巖則道路惑於風水若不力除隱蔽指破愚蒙終屬膠柱之言安有塞卮之望

（油葫蘆）第一興工與勸商財源一濬便湯湯盼得到森輪火瑄推行廣雲羅霧穀銷

流。暢。鑿。屑。耕。鑿。復。嶂。更。丹。砂。赤。箭。孳。生。旺。那。其。間。樂。利。自。無。疆。

鄉校是作人之地。國庠乃養士之區。只是戶戶蟲魚。不過鑽研。故紙抑且家家蛇蚓。無非稽考。陳編學古。何可入官通經。那能致用。

（天下樂）鼓篋橫經在上庠。而今要改良聲光。汽化非虛。妄朗若眉。明似掌學倉。先賸饋貧糧。

千。代。濟。禮。樂。之。窮。韜。略。應。詩。書。之。變。奈。何。不。修。軍。實。其。如。莫。整。戎。行。河。上。逍。遙。關。中。潰。亂。年。年。羽。檄。略。無。報。捷。之。書。日。日。龍。函。祇。有。求。和。之。策。

（鶴踏枝）颺旌旗遠駐巖疆。橫海樓船直下重洋。一霎時妖氛鼓盪。管教半天雷雨起。昆陽。

（作推窗望介）晨星熒熒。太白睽睽。已是上朝時候了。童兒取冠帶過來。（作頂冠束帶介）

（尾聲）從今後除却了野蠻思想。更放出文明氣象。何難使九洲鱗介奉冠裳。  
（下）

新編前本經國美談新戲

謳歌變俗人著

第四齣 會議 借兵

〔淨扮令溫知四龍套引上〕 淨引 重振朝綱 專君權尊無二上 〔升帳介〕 白

赫赫威權冠百僚 一心專制坐當朝 天羅地網安排定 拿住之時定不饒

老夫令溫知 乃齊武國總統官便是 可恨一班新黨 妄談國政 搖惑人心

虧得斯波多八千人馬 假道我邦 老夫就心生一計 和那將軍法美合謀 引

他兵隊入城 做一箇裏應外合 昨日探馬來到 知他今日可到 哈哈 這纔

逢得老夫心願也 〔探上稟介〕 白 斯波多將軍帶領八千人馬 已到城外 淨

白 吩咐開城 〔場上設城門斯波多兵隊入城副淨扮法美上淨出迎介〕 元場

淨白 將軍駕到 未曾遠迎 面請恕罪 副淨白 本帥來得鹵莽 還望總

統海涵 淨白 豈敢 副淨白 總統相邀 有何見教 淨白 可恨敵國新黨

圖謀不軌 搖惑人心 虧得將軍到來 仰仗虎威 掃除奸宄 眞乃敵國之

幸也 副淨白 總統吩咐 當得效勞 但這事却從何處下手 淨白 今日乃

是我國節期。城內只容婦女來往。祭祀穀神。所有防兵。全行撤去。就請將軍趁此機會。一面捉拿新黨。一面捉拿這班婦女。做箇抵押。他們便是思想作亂。也就不敢了。副淨白。此計甚好。本帥就此起身辦事去也。唱。總統生來妙計高。胸藏豹略與龍韜。等到大事辦成了。那時一定要酬勞。(下)淨唱。法美果然應允了。裏應外合計一條。待把新黨一齊掃。好讓老夫霸當朝。(下)(場上設香燭帳幔。旦貼旦同上)旦唱。三月三日天氣新。花旦唱。家家戶戶祀穀神。貼唱。叩倒神前把香進。合唱。香烟人氣兩不分明。旦白。諸位姊妹請了。合白。請了。旦白。今日乃是我國節期。我們姊妹們須得禱祀穀神。來此已是。不免一齊進去。(衆人內拜介)旦唱。良日嬉春多有興。花旦唱。薄羅衫子薄羅裙。貼唱。但願神靈早顯應。合唱。一年四季保安甯。下。(生扮威波能上)唱。可憐天把齊武喪。不由英雄心不傷。邁步來在大街上。一心想到公會堂。白。俺威波能。自從巴賢弟那裏出來。一來想查奸黨舉動。二來須到公會。演說一番便了。唱。眼望著。公會堂。邁步前往。會著了。諸同志。就好商量。恨奸臣。謀我輩。心生妄想。但願

得天保佑 重整朝綱 (場上設演說台丑扮比律布雜扮衆議員隨上) 丑唱

聳身跳上發言台 舌底蓮花朵朵開 要博諸君齊喝采 請聽咱家一言來

白 俺比律布 今日來到公會堂上 不免將專制利益 暗暗煽動會民 以全

俺寡人政體也 (躍上台介生暗上隨衆坐聽介) 丑唱 比律布 跳則在 發

言台上 尊一聲 諸君子 細聽端詳 昔日裏 阿善國 何等興旺 到於今

却爲何 國勢不强 這原因 都只爲 屢換政黨 因此上 權不專 沒了

主張 我齊武 若學那 阿善一樣 怕只怕 到後來 不能興邦 演說完

施一禮 把位來讓 勸諸公 將我言 慢慢思量 (生努目介) 唱 聽他言

不由我 氣往上撞 分明是 要專制 擾亂朝綱 怒冲冲 施一禮 發言

台上 勸諸公 細聽我 評論一場 (衆拍手介) 生唱 耳聽得 衆國民

歎聲齊放 都說我 威波能 熱血一腔 我只把 阿善國 舊事來講 他當

初 全虧了 民政興邦 到後來 衆人民 德義全喪 因此上 傷政體 不

能久長 勸諸公 將我言 三思三想 纔知道 他的話 內裏奸藏 (內發

播介副淨率兵隊繞場下衆驚介) 生唱 我這裏 正要把 心事來講 不提

防 金鼓聲 起在何方 (內二播介副淨率兵隊擁婦女繞場下) 生唱 又只  
聽 婦女們 悲音大放 不由我 一陣陣 膽戰心慌 (內三播介副淨率兵  
隊入公會生被執介) 副淨白 是爾政府之命 解散公會 捉拿爾等 左右  
與我解往政府聽候發落去者 生白 嚙 你是那國兵隊 敢入我公會堂  
副淨白 不必多言 鎖了走 生白 大事去矣 唱 這定是 斯波多 借來  
的兵將 一箇箇 如狼虎 有力難降 從此後 專制黨 定要興旺 全不想  
引外人 百姓遭殃 (下)

時調唱歌

時事曲

仿吳歌體

鄧士倚聲

一更一點月正明。一統大清。亦呀呀得噲。天下太平。文做秀才武當兵。守

本分。到後來。大家勿齊心。亦呀呀得噲。鵝蚌相爭。大州小縣動槍刀。亂

二更二點月正高。弄出長毛。亦呀呀得噲。性命難逃。抄抄。到後來。五解冰消。亦呀呀得噲。刮盡脂膏。六丁六甲像煞真。下

三更三點月轉輪。拳匪殺人。亦呀呀得噲。做鬼裝神。紅塵。到後來。自害自身。亦呀呀得噲。得罪強鄰。衝風冒雨文武官。半

四更四點月正寒。駕幸西安。亦呀呀得噲。道路漫漫。年寬。到後來。九月回鑾。亦呀呀得噲。中外膺歡。國民擔子勿輕拋。要

五更五點月影消。四萬同胞。亦呀呀得噲。熱血如潮。把牢。到後來。總有翻梢。亦呀呀得噲。做箇英豪。

從軍行

仿十送郎體

先。送郎送到大門前。替郎君裝上了一筒烟。龍蛇影閃旗門下。我郎的一馬要當

送郎送到小橋灣。雙手的替郎阿整衣衫。封妻蔭子都在郎身上。要學那班超

生入玉門關。郎今的此去阿要思量。食人之祿忠人事。莫糜費這些兵馬

與錢糧。背井離鄉是不要愁。轟轟烈烈方是大丈夫的事。老死在廬

下。羞不羞。一語的郎心要記牢。馬革裹屍本是尋常事。何惜的頭顱

送郎送到馬鞍橋。回首的中天月正圓。拓土開邊就在這一舉。從來的興國重

強權。送郎送上火輪船。從今後咫尺即天涯。衝風冒雨是郎分內事。何論的雁磧與

龍沙。

送郎送上大高山。何年何月唱刀環。高堂大廈不是郎君住。鐵馬的金戈阿共往還。

送郎送到大海隈。莫把生平的壯志灰。縱屬時乖與運蹇。望鄉也莫上那李陵臺。

送郎已畢郎執鞭。雕鞍的駿馬去如烟。三年五載無須問。何須的燈下呀卜金錢。

上海吟 仿開篇體

如此繁華冠五洲。春申浦上水悠悠。遠見那帆檣萬道如梭密。錯疑陸地可行舟。那知道森輪火瑠機關妙。不輸似木牛流馬武鄉侯。國旗招颭風吹起。五色澄鮮漢院綢。無非是英法德美寫蝌蚪。通商口。占勝籌。有干戈。不把版圖收。却在這經濟問題可細求。軍火今番雖歇絕。米糧萬石漏卮流。綺羅繡貝三都賦。火齊珊瑚越國謳。象牙管。玳瑁鈎。一神工鬼斧細雕鏤。捆載而來銷路廣。列肆而居把利率。分良麻。辨劣優。不能抵抗祇含羞。雖然是銅山金穴人無數。紛紛服買與牽牛。力量何能爭上游。沉是通鐵軌。置電郵。

礦。苗。山。谷。易。窮。搜。不。似。閉。關。絕。市。扼。咽。喉。試。看。馬。路。條。條。上。貴。家。公。子。翠。雲。裘。  
何。曾。下。箸。皆。珍。品。吳。綾。蜀。錦。替。纏。頭。兵。馬。縱。橫。全。不。管。猶。然。歌。舞。在。紅。樓。  
艱。難。稼。穡。誰。人。曉。辜。負。當。年。燕。翼。謀。民。貧。財。竭。此。來。由。書。生。自。笑。無。良。策。空。  
思。借。箸。補。金。甌。發。聾。振。聵。爲。吾。分。聊。寫。胸。中。百。斛。愁。願。諸。君。勿。疑。江。上。四。苴。秋。

稍阻。厥後仍以國家考察之法。斟酌損益。而弊乃略減。諺有改良仇良之語。謂行一法而稍有瑕疵。遂有他法以補其不足。然前法必先罷廢。此改良之政。所以若相反也。大學校有鑒於斯。知不能無政府之考察矣。因減少其學費。使無力者可仰給於人。俟畢業後。償其子母金。於是就學者驟盛。然非果有政府及外人之考察。仍學校自行之。而進境乃大。此誠所謂改良歟。

言次。余復注視鏡中。欲一窺故土。隱見東北部甚繁盛。城郭居民。皆倍於前。獨

Amhe

倭海姆一邑。甚荒寂。駭然憶十九世紀中葉。其地居民。航海至印度。滿載珍奇而歸。逸居是城。以享餘年。城中因是驟富。且東方羣島商業於此獨盛也。今若此。驚疑莫定。鄉人已解余意。謂余曰。得無嘆倭海姆之衰乎。是古時一大城。今已變爲次等者。與衰常事耳。何子獨嘆惜之深也。余未解其意。復曰。吾與子言。嘗有人蓄鳥。一年生一卵。爲金質。恐爲人所竊。藏之甚密。又恐不備而逸。乃去其翼。藏之籠中。遂安然取卵。無他顧之患矣。及其子女漸長。竊不滿於乃翁之所爲。以爲未能善視是鳥也。乃言金卵實出於鳥。何不取金裝飾其居。且宜易以大籠。使鳥能飛鳴自在。則年出二卵。亦未可知。又言飾其籠而張大之。猶未盡善。必易一新籠。以細條範圍之。使籠中明爽多清氣。如此。

鳥庶能長生。蓋鳥生於野。不能久居幽暗處也。又言鳥本飛族。去其翼。豈非去其生動之機。未免不仁。其人聞子女之言。深知其非。欲不許。而不忍拂其意。於是居鳥以新籠。一如子女言。未幾。鳥翼漸生。久而如故。脫籠而逸。余聞之。不待言畢。遽曰。君所言之鳥。得無JAVERA瓜哇爪哇為鳥來羣島之一初為荷蘭殖民地荷蘭是耶。鄉人微笑曰。然。曰。願聞其餘。曰。鳥之逸也。洋洋自得。以為脫羈絆而翱翔自在。將善享其天年。詎意飛行未遠。途遇二巨鳥。直前搏噬。左右攘掣。鳥不能敵。毛羽紛墮。既而二鳥撒之於地。奄奄一息。固不若居籠中之為安也。而二鳥攘奪久之。各不相讓。忿而自殘。及計窮力盡。疲倦不振。猶怒目瞋視。亦不暇顧已傷之鳥矣。余曰。余知吾子之意矣。瓜哇既脫羈韉。英法皆欲得之。相持不下。卒未歸其版籍。然則瓜哇得無獨立乎。曰。獨立固然。惟困疲不振。猶寢鼠善鼠類之耳。余曰。子之所言。余尙未了了。曰。其土地有獨立之名。而居民無自由之利。余曰。何也。曰。瓜哇人之性質。殊難變化。今日土民較前尤惰。進步又遲。最後一大戰。爪哇力不能自存。遂守中立之制。幸未內屬英法。於是各國皆貿易其地。無所分權利之輕重也。其歲出之糖茶煙葉等物。亦不憚遷於荷蘭各地。僅運至 Marseilles

麥賽里

法國通商市

在地中海邊

及 Mediterranean Sea

地中海

在歐非二洲之間

為天下最大之海 沿岸各地而已。

此倭海姆市之所由殘敗也。培根攬言曰：子誤矣。吾雖非商賈中人，然有告吾者曰：今爪哇人之處牛較之 The East Indian Company or The Culture System 東印度爲殖

民會與商務會治理時。

指荷蘭所設之文會言。

則遠勝矣。有其地者，固不當處之若藩屬。乃捷足

者先至其地，據爲己有，恃以力勝，不問地主之願否，卽自爲地主。然亦一時之地主耳。豈能久哉？每與土民交易，陵視攘奪，侵人權利。夫以強族處人之上，必先教育其人，化導其民，使共享文明之益。此乃公理。而歷史載之，爲後人表率者也。蠻族雖性質頑惰，苟能悉心引導，何難開化。若但以武斷力制，不示以信，恐將起而爲難矣。貴國之所以不能久有爪哇者，十九世紀時允行之新政，始終未行耳。否則小民安於利而攝於威，何至此哉？爪哇貨物之所以不入貴國者，其由於貴國之自失主權，抑由於 Suez Canal

三 蘇彝士河

河在亞非二洲之間，聯地中海及紅海者。本爲地峽，一千八百六十九年法

河申輪舟往來者必先納稅於公司。

之開鑿也。鄉人怫然不悅，曰：事或有然，予不願與子爭辯。子爲英國

人，自謂學術優於吾儕，苟與子辯曲直，則所言者多矣。相對默然。余竊思培根所言，剴切中理。而鄉人反歸罪各國之奪權，偏於意見矣。余慮斷之而未敢言，以鄉人既有不平言之，必至激怒。余亦知其人未能深明大義，與人種之權力利益及計學者也。又以

此時所言。已失討論之本旨。遂不語。覺球向東南進。遙望故鄉。隱見閃忽。若出若沒。既而杳無所覩。注視東方有黑點。疾馳而至。漸覺其大。始知爲汽車疾行軌上。余問塔根曰。此車發自何地。塔根轉詢同舟之鐵道公司中人曰。此於前日自北京啓程。西向而直達於此。余詫曰。中國之北京耶。越亞細亞洲高嶺。及烏拉嶺而至此耶。曰。然。度越山嶺之事。至二十一世紀。已無所爲難。子不憶 *Venis* 西納斯山之通道乎。十九世紀時。法意二國間。已有山道相通。今則意與瑞士亦有之矣。

余注視。遙見之。阿爾拍斯山聳起於前。火車不繞 *Saint Bernard* 聖盤那 阿爾拍斯山之一嶺

山道而行。直前疾馳。轉瞬而逝。始知其入瑞士山道鐵路。未幾。復見於意大利境。又前

至 *The Po River* 北河之原。余意氣球必經 *Rome* 羅馬 意大利京城 欲一觀最古之大城。

其變遷若何。既而球他向行。不覺失望。至 *Venice* 凡納斯 在意大利之北都 見意大利國旗豎

於 *St. Mark* 聖墨斯山上。又見奧斯馬加舟數葉。有雙鷹旗飄揚空中。見而知爲奧

國舟也。於是球漸高。旋復下降。不能辨球之所在。至 *Constantinople* 康斯坦丁始識

之。竊謂康斯坦丁爲東羅馬及土耳其之都。於今未知何屬。未及問同侶。球復過 *Black*

*Sea* 黑海。但見高加色斯山。已起於後矣。復前進。所見皆不若古時之亞洲各國。甫

經 The Euphrates River 厚佛來荊河。尙不覺歐亞二洲之判別。其景像若一大洲。亞  
 洲文化之進步。亦未可擬議矣。其地夏屋林立。有園頂者。余疑爲寺院。其屋式與歐洲  
 同。傑柱危巒。踞於高陵之上。最易動目。余復以問培根。培根自望遠鏡視之。曰。是最著  
 名之 The Observatory of Oruniah 亞倫姆天文臺也。吾於藏書室見其屋之圖式。未  
 嘗身歷其境。然固知其爲大觀也。余曰。何以獨建此於東方。而遠離各地也。曰。無他。省  
 時日耳。近世惟此處設天文臺。最便於考察。歐洲昏夜間。司天鏡或不能用。此則不然。  
 每年有數月。夜明如晝。雖不用司天鏡。亦能略見水星之月。即太陰之機水星者及金星之變形。  
 初。美國人 Fodard 史篤達已計及此。惜其議未  
 行。及二十一世紀初葉。迺建此臺。各國皆集巨資。  
 卽最居人後之波斯亦與焉。是臺所用儀器。世無  
 與匹。司其事者。亦非庸常天文家也。余曰。異哉。司  
 天臺反盛行於 Chaldaea 迦勒底國。即波斯等國然則  
 Leiden 賴滕 Greenwich 格林惠樞。英國之城 Pulkowa  
 拍爾苛惠諸著名之司天臺安在耶。曰。彼皆司天

近月 世中 考有 察無 名窮 家錫 知鑛  
 求 富 新 者 請 設 入  
 月 中 錫 鑛 會 商 錫 鑛 錫 鑛  
 體 體 體 體 體 體 體 體

會計臺耳。大司天臺主考察。其餘小者則主會計。誌其細微以便初學天文者。亞倫姆司天臺已歷有實驗。子試注視其圖畫標榜何如。培根指以示余。余就窺之。見司天臺牆上果有之。圖爲太陰中之 Yehlo 體。礪山榜示其旁。一覽了然。其式如前。

余見之。不勝詫異。培根已知余意。遽曰。子殆未深信乎。曰。然。曰。司天文者。首以天文鏡

考察之。繼以虹鏡。

卽七色鏡爲光學中要器

考其光色。乃知爲錫鑛。予知司天文者必不誑人也。惟

月中無空氣。勢難入其中。標榜之言如是。亦好爲大言耳。其他非吾所知也。余聞其言。憶十九世紀之末。有創虹鏡者。既有此器。則考察星辰中鑛產。本不甚難。但月中既無空氣。而商會乃誇大其詞。時人輕信之。豈學識反不若昔耶。以問培根。曰。文化日進。民智日開。風俗亦日濟。世人之輕信其言。而入商會者。皆由於利令智昏。其初創此說者。固知生人勢無入月之理。僅欲著書以供衆覽。詳言月中之鑛質。而驗其考察之功。厥後知世俗可欺。遂設此奇謀耳。百年前亦有以虹鏡考月鑛。言其中有銅錫鉛種種鑛質。時人猶未深信。而今世則考察之法。日新一日。出人意表。而驚人之事亦日盛。潘羅粉陳。然咸不爲怪者。相習而以爲常也。使於科學未盛時。遽語人曰。予知月中有鑛產。將謀取之。則人將斥爲狂妄。而笑其無知矣。蓋昔日之人。猶以月爲空中虛質。敬若神

明以爲鑛產必不生於彼。人力又無以役神明也。今既知月爲實質。與地球無異。又見製造考察之新奇。乃疑創說者。或有入月之力。無慮行空也。貪欲頓起。虛擲鉅資。迷而不悟。是由於民智日開。轉入歧途耳。猶算術漸精。知有代數幾何八線之名。尙待深究以窮其奧。而人或求其速化。以幾何證之。以八線論之。中文八線英文三  
gonometry亦名三角徒使神昏意亂。至有疑一加一爲四。二乘二爲十者。蓋心中欲求其深。而求之過速。動輒謬誤也。羅馬有諺曰。世人易欺。言世俗之易於受愚也。吾知此事之先。必求利之人。并知天文學。者。託舉商會。盛言月中有鑛。及可開取之策。證以科學。參以雜論。事雖變幻。情不虛浮。難決其爲僞也。愚者趨之若鶩。卽稍有見地者。亦陷其術中。使吾子身處其境。亦將信之也。余頷之。而心有所感。私念世人好利。何一至於此。

余方沈思間。復見一標示著於前。字跡顯明。曰。拒一二人之社會。余不解其意。詢諸培根。曰。此無他。立一社會。以拒一人兼理二人事者。余猶未悟。正欲索解。培根又曰。今日投票選舉之權。男女共享之。始僅年長者有特權。任選舉事。取其閱歷深而誠篤也。既而羣謀之。有謂昔日以輸稅定選舉之法。何爲廢置。以其不公耳。入稅金二磅則有選舉權。而入稅金一磅十九先零十一便士。英國幣制二十先零爲一  
磅十二便士爲一先零一則被擯黜。以區區一

便士而遂被黜。其不公甚矣。苟不計一便士而亦納之。勢必漸減至無稅而後已。以少一便士而不使與選。猶僅出一便士而不使與選。此法固不得爲公允。不公允則勢必廢置。今計歲與選之法。亦猶是耳。覈以齒與計以金。何殊哉。有論之者曰。選舉一事。關係國家爲重要。乃悉委之年長者。視少年舉無所知。安知其才能閱歷。無過於年長者耶。豈以其氣方盛。舉皆鹵莽耶。苟能與選。凡涉軍國大事。所議必勇敢精銳。可見施行。若慮其存偏見。則年長者。何獨蒙曲恕耶。以精神振作之少年。黜之使不與選。良可惜也。以年逾二十一者。西人以二十爲勝於年二十者。果一年之閱歷。遂大有過人耶。英國名相三二匹脫。在法皇拿破崙時。無長外交內政。詎於成丁時。方入仕途耶。以文化之民而泥於定見。何其愚也。此專制之法。既奪人權。又背義理。勢不可行。自十九世紀之末。傳遺此法。至今未廢。爲時人所共譏。乃倡改良之策。政府始斥其妄。而諸人請之益堅。不得已。乃改成丁之期。諸人又請。言人宜各有自由權。卽童穉之年。亦應有一定之權利。政府許之。乃其弊也。在籍之孩童。有未能行走言語者。有未能誦寫者。遇有選舉。年幼無能爲力。其母請爲之代。爰設議會。決其可否。理想家亦無以阻之也。培根又曰。迄今則童穉之外。女子亦有選舉權。而女黨之權。反勝男黨。余曰。選舉有男女黨。豈政治亦有分。

耶。何婦女之權。至於此極。曰。婦女之有一定權利。亦婦女之大際會也。選舉有權。自於政治亦有權力。昔婦女所不能爲者。今皆有自由權矣。余深怪世事之變遷。又恐他日男女間。多陰陽顛倒事。舉以告培根。培根微笑曰。是或然。

時芳德西靜坐舟中。及聞是言。起立曰。吾爲子詳言之。吾固甚厭爲事權所縛者。即姊妹行亦然。當吾祖母吾母有議事權也。未思其利弊。殊不知有相等之權。卽有相等之責。婦女競爭應有之權利。初未計及此也。古者。男子有衛護婦女之職。凌辱婦人。則羣以爲恥。凡自命長厚者。莫不尊貴婦女。不敢少加輕視。否則將爲衆人所譏。故婦女所至。禮貌有加。婦女之爲人敬愛者。以其爲弱質也。吾故願婦女之受衛護於男子。而勿與男子爭相等之權利也。今婦女能自衛。則男子卽無衛護之責。勢相峙而力不足。抵遂愈形懦弱矣。性質燥烈。人無以爲陋。而嗜昔之禮貌。亦不可得。頃聞登階。男女雜處。擁軋無少讓。弱質其能當之乎。是固近世之奇遇。而國家社會之遺害也。前此婦女無權。其實所得利益。亦與男子等。男子以剛勝。婦女以柔行。各安其性。家室和平。今有一定之權利。失男子之衛護。則利不蔽弊矣。昔者。Stuart Mill 密爾史體亞忒。英國哲學家。兼理財學。首以男女平權之說。筆之於書。自炫其才。在彼固可爲哲學家矣。惟於婦

女本心。未能體會。意謂有功。實則陷人耳。言畢。餘恨未已。雖然。其爲此言。得無過甚。密爾之意。謂婦女亦當有選舉權。惟授諸未嫁之女。及有財產者耳。乃步其後塵者。愈演愈歧。至招今日芳德西之怨誅。若政府之去成丁期限。則未合乎理也。

時吾儕方論政治得失。而亞倫姆司天臺條已不見。覺下界民物。其形漸小。舟中驗氣表。度數漸降。似氣球疾昇也者。昇愈高。所見愈小。至俯視之。一片青色。莫辨而已。余知氣球已至印度洋。吾儕目力及望遠鏡俱渺無所覩。游客皆倦欲睡。呼吸頓促。蓋氣球昇高。空氣漸薄。鄉人尤不能堪。默無一言。而軒聲作矣。卽靈捷如芳德西。亦已熟睡。其旁睡有法國女子。曾與論巧術及詩歌者也。獨培根手一卷。展誦自若。觀其所閱。則論說也。論地球各地。電傳交通之便捷。余退而靜思往事。兩日之中。所見所聞。皆足怪異。相去僅一二世紀。而變革已若此。倘更閱數世。又未卜若何也。久之。余亦氣促不可耐。問培根曰。吾儕將止於何地。曰。恐不能越 *New Zealand* 紐絨倫也。時氣球因遇熱帶之風。遂昇高迂道而行。由北而南。由南而東。驗氣表度數。亦漸升矣。余復注視望遠鏡。見二巨島相隔一水。培根曰。吾儕已至地球之反面。是爲紐絨倫。今人所稱南太平洋之英倫也。余曰。雖有此稱。其文化勢力。固不莠若也。曰。不然。紐絨倫有數大城。制度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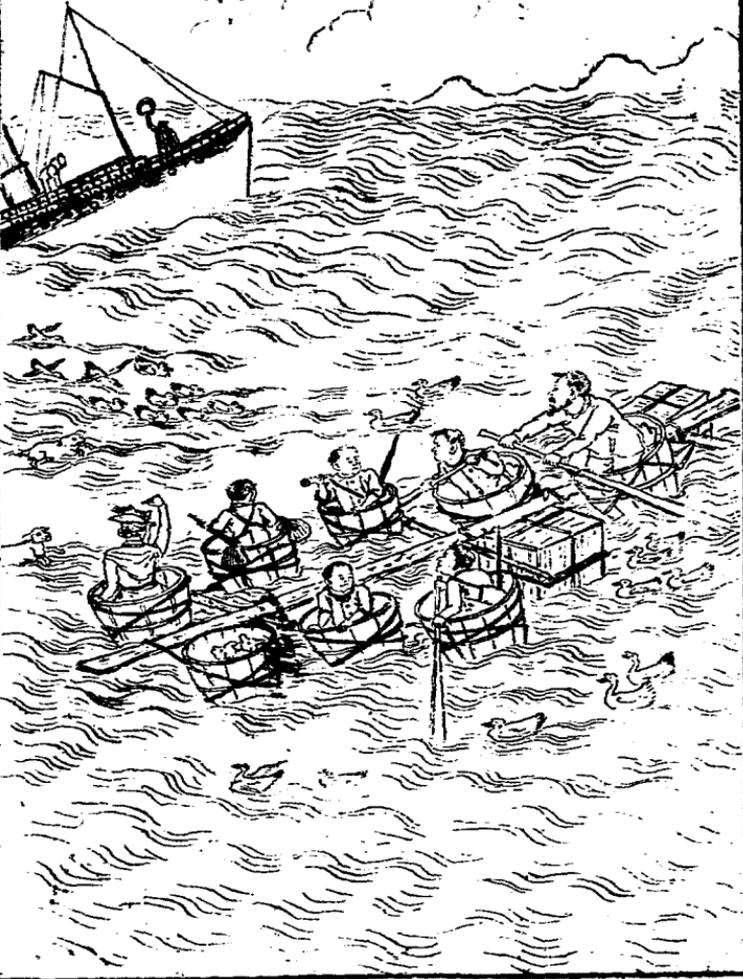
化。一如歐洲。其商務繁盛。學術精進。鑛產豐富。農業精善。人民且大半英裔也。余曰。然則 Naoris 墨利斯人 紐絨倫土著 何在。曰。殆無子遺矣。世亦不知其蹤跡。紐絨倫博物學家。謂其種類已殲。或謂其遷徙他土。或謂今之居民。猶有墨利斯人者。誠如所言。其民必墨利斯人之種性。而今之居民。性情平和。與墨利斯人大異。吾知其非也。子再至倫敦呢阿。無忘至萬國博覽院一游。中有墨利斯男女遺屍各一具。盛以香料。久不腐臭。試取觀之。卽知其與今人不同。且有 New Hollanders 新荷蘭及 American Redskins 亞美利加紅種之遺屍在焉。余曰。然則歐人所闢之地。其居民皆以香料裹屍耶。曰。非盡然也。熱帶之地。非有高山而天時和煦者。皆不宜於高加索人。土民所處者。熱帶下地耳。如今之非洲內地。猶屬黑人。New Guinea 紐幾尼亞 馬來羣島之一 亦紅人未滅。熱帶中之島嶼。亦仍爲土民後裔所居。雖其種類日就凋敝。而歐人終不願處其地也。余曰。古之所謂賤種。其文化亦有進步乎。曰。或謂無進步。以其雖步趨歐洲。祇襲皮毛。毫無實際。而吾謂其亦有進步。惟與歐洲迥異。彼有濡滯之性。無發達之智也。時氣球已至紐絨倫北部。窺鏡不徒見山岡。卽居民繁密處。亦瞭如指掌。同侶皆醒。芳德西曰。子盍與吾儕共居 Melbourne 美勒蓮 澳大利亞之首府 旅館乎。吾儕將往 New England 新英倫也。余

領之。塔根命司機匠於美勒蓬止舟。氣球浮行過紐絨倫。余未及問其土地風俗。但見城郭整嚴。海灣交錯。舟船駐泊其間。見有一懸藍色旗。上繪紅日十三。不識爲何國。塔根曰。新荷蘭十二郡聯合爲一共和國。此卽其國旗也。蓋新荷蘭曾隸英國版圖。厥後漸強。迥異東印度羣島。商務日盛。文化日進。歐洲之風。漸移於彼。今島民共享和平之利益矣。子登岸時。曷往觀諸言次。紐絨倫已遠。島嶼俱杳。若沒海中。蓋球已徐行而下。同侶咸束裝以待。地球人物。漸形其大。氣球向一大城行。卽美勒蓬也。數分鐘時。球忽下降。帆落繩脫。轟然作響。驚醒四顧。身固在椅中也。

遇颶風  
行船觸  
礁臨危  
絕地截  
桶為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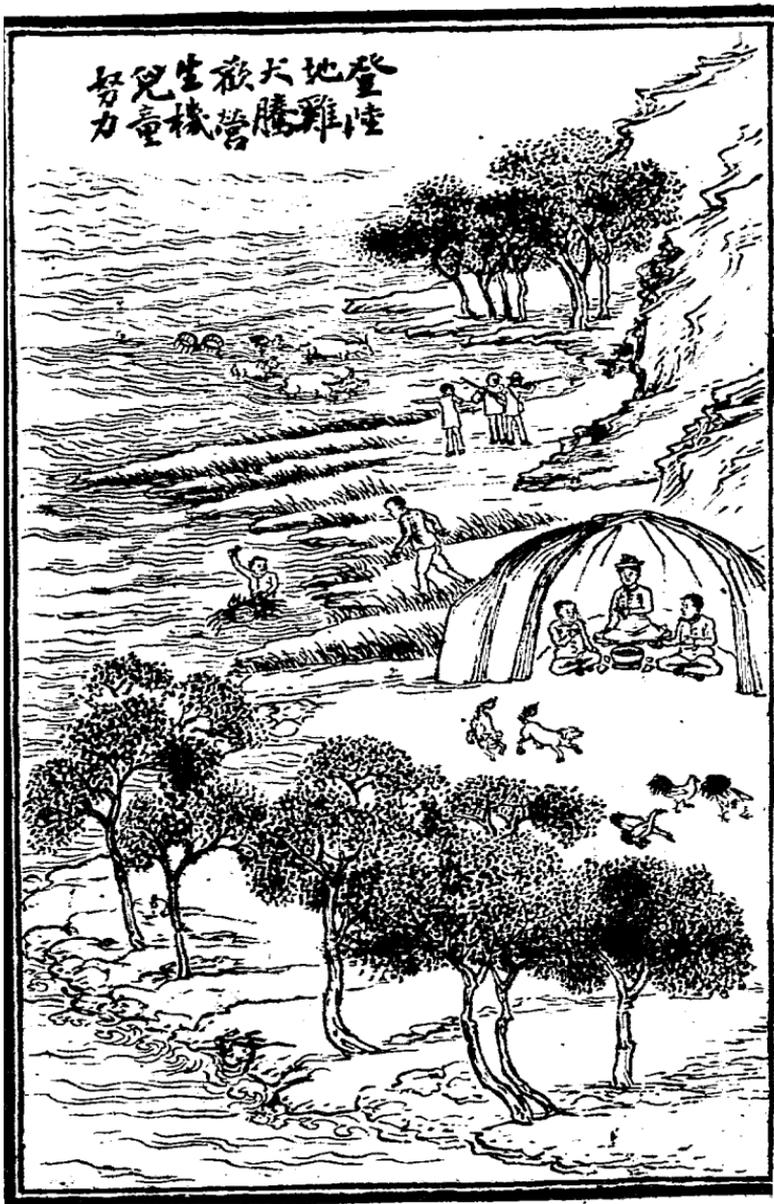
小仙源

第二回 繪像



商務印書館印行

陸地大歡生兒力  
陸地大歡生兒力



小仙源

戈特爾芬美蘭女史著

第二回

登陸地雞犬騰歡

營生機兒童努力

翌日黎明。衆皆起。洛曰。今風濤平息。吾儕將乘此時。速覓安身之所。所遺禽畜。可解放之。棄所餘糧食於舟面。俾延殘喘。言次。回顧羣孩曰。速備需用各物。毋使支絀。遂自攜槍彈。置一桶中。命妻子各備獵囊。一復負什物釘鑽。一箱及篷索。至以備設帳就宿也。少頃。羣孩踵集。各有所攜。堆積舟面。洛多之。命留其半。散置桶中。方奔走。却署間。驟聞雞聲。若預知人將棄之者。洛惻然。乃取雞十二。置桶中。蓋以木片。而釋其餘。意鷓鴣能洩。必能自覓生路。鷓亦能飛翔。至陸也。洛妻最後至。攜一巨囊。至擲之桶中。置佛蘭克於內。以防傾覆。羣孩各坐一桶。洛妻繼之。洛亦攀舟下。洛妻桶最前。次佛蘭克。次福麗芝。傑克。年僅十齡。勇往不少。怯危坐。第四桶中。五六兩桶。則滿貯食物。家禽。啣特年。十二。最長。氣亦最壯。屹然直立。第七桶中。洛殿於後。登舟甫畢。潮適至。喜爲天助。各執一槳。奮力前駛。而茫茫大海。去陸尙遠。正未知存亡何如也。行久之。小舟旋轉波際。殊失所向。洛忽有所悟。以槳作舵。舟果前行。遙見二犬投身海中。泗水就舟。羣孩欲援之。洛

恐其跳躍而上有礙行駛阻之以手二犬益努力泐至舟邊以前爪搭舟緣緊聚相隨久之見陸洛意稍慰然海濱奇礁突出浪爲石阻勢亦洶湧洛懼甚掉槳如故忽覺有物漂流舟旁視之則大舟中所遺數桶也以索縛之附舟而行洛意大舟已覆然亦無所懸既近陸頑石橫立中有小汶蜿蜒而入直抵大陸竊喜之福麗芝狂呼曰有樹矣洛注視之杳無所見正懊悶間傑克授以所攜遠鏡洛急取視果見林木蒼鬱小港中有鶯鴨泐行知卽臨行時所解散者未幾抵陸衆皆躍登二犬已先行吠蘭克獨幼洛妻拊之始出方履岸二犬狂吠鶯鴨大噪雞鶩歡鳴羣孩喧譁聲震四圍洛等伏地禱天乃盡起舟中物堆積岸旁察視地勢有平坦高原起於前頗宜居處遂出繩索竿釘篷布等物支搭小帳旣成洛使羣孩拾苔草木葉曝之日中以備入夜鋪地就臥繼出糧食作炊解鍋燃葉洛妻及吠蘭克守之福麗芝急擇一槍沿港行唵特憚其險峭獨往海濱傑克亦自高原疾馳至水際覓介貝類洛欲至登岸處取什物甫至其地以峭壁難下必繞道行姑置之乃往他處負大桶至帳方欲啓行忽聞傑克哭聲急持一斧往至則傑克直立河中水幾沒膝一海蝦以右螯牢箝其足蝦見人至棄傑克遁洛一躍擒之傑克欲持歸示家人洛與之蝦復箝傑克手傑克擲之於地大聲哭洛笑之傑

克怒投以石。蝦應手斃。二人同歸。傑克先行。呼曰。來視蝦。唵特福麗芝何在。喇蘭克爾取之。蝦不汝傷也。羣孩環視。傑克指其螯曰。若以拊予。予斃。以石。唵特曰。是可食也。蓋烹之。洛妻曰。姑藏之以待明日。洛復負桶至。謂傑克曰。吾儕登陸後。汝首得食物。深可嘉慰。唵特曰。予見海濱有數介族。據石間。欲取之。恐水沾衣履。故不果。洛曰。汝母然。衣服雖溼。可曝之日中也。唵特曰。諾。予更能以海鹽至。石上有白色晶質。必海水所凝者。洛曰。善。盍將一囊去。苟欲試鮮。其速行。唵特應命往。手捧而返。視之。果鹽也。惜與沙泥羶雜。殊不潔。洛妻納之湯中。以樹枝醮而嘗之。曰。味自佳。顧急於登陸。未攜匙碟。詎能持鍋牛飲乎。衆皆垂涎。注視鍋中。飢火中焚。恨無良策。唵特曰。設有擲果。剖其殼。匙碟俱全矣。洛曰。然。然安得之。唵特曰。盍代以貝殼。洛曰。善。速取來。惟染指沸湯中。勿怨也。唵特未及應。傑克已馳去。唵特從之。傑克就水中拾得貝殼。無算。擲之岸上。唵特檢入獵囊中。別選一最大者。納己囊內。以備自用。既而傑克起。獵囊亦滿。遂偕返。時福麗芝猶未歸也。洛妻恐有變。正憂慮間。聞福麗芝聲。急起視之。意必無所獲。傑克探其囊。呼曰。一小豕。臥其中。衆趨視。則野兔類也。福麗芝曰。港之左側。有地低窪。桶樽數事。漂流水際。殆吾舟中物。取之何如。有牛。有羊。有雞。游行於野。吾欲於明晨往視之。吾輩正需

牛乳所食餅。苟有牛乳劑之。亦不至堅不可斂。言已少息。復言曰。彼處樹木蔥蘢。草亦茂盛。甚宜設帳。吾輩何獨戀戀於此。洛曰。亦急不暇擇耳。姑勿言。汝曾見舟中人乎。曰。否。否。途中無一人跡。水中亦無所親。惟見一獸。豕身兔足。蠢然徐行。言次。衆皆就膳。各以貝殼。啗湯飲。手入沸湯中。有受創者。啞特獨自囊中。出一巨者。滿實湯而冷之。安然暢飲。洛曰。汝殊敏捷。惜僅爲一身計矣。願吾儕皆能啗湯自飲。奈二犬何。汝盍飼之。啞特取湯呼二犬前。二犬爭趨食。衆方環坐閒談。以待湯冷。犬走嗅福麗芝所獲獸。羣孩起逐之。福麗芝忿甚。取槍擊犬。洛急止之。幸槍折未中。衆復席地坐。洛俟福麗芝忿少解。婉言訓導。謂少年不應暴怒。若是既驚幼穉。且於窘迫之際。又折一槍。非予亟阻。則二犬必同時擊斃。如此暴舉。後宜切戒。福麗芝深憾。鹵莽自陳。悔意晚膳既畢。羣雞入帳。啄食餘屑。洛妻飼以穀。食既就。宿帳內。野鴿羣棲石上。鷺鳴則伏。草際夕陽既下。衆復安置槍物。跪誦禱文。各就寢。時天氣頗熱。然無裘被。夜深殊覺寒冷。洛又於中宵起。視動靜。旋亦歸寢。不逾時。鼾聲復作矣。

華生包探案

哥利亞司考得船案

余友福而摩司。一日呼余名言曰。華生。爾欲一廣聞見乎。余有藏稿數紙。盍閱之。時當冬夜。正圍爐對坐。乃展讀之。知爲哥利亞司考得案內文牘。鄉官某一讀駭死之信。亦在其內。福又就桌屜內出一敝匣。檢一函示余。函係灰色紙半幅。字殊草率。其文曰。

"The supply of game for London is going steadily up," "Head-keeper Hudson, we believe, has been now told to receive all orders for fly-paper and for preservation of your hen-pheasant's life." 余知爲隱語。正紬繹間。福笑語余曰。爾何神色頓異。余曰。余不敏。不解此信何以如是驚人。然但覺其異。未知有他。福曰。爾言誠是。此函乃記一老人之事。讀之不啻聞昔日之槍聲也。余曰。今聞此言。恍若發蒙。設無奇聞。余豈復欲讀此。福曰。余初試其端。亦未知此案如何辦法。余曰。余亦久欲以是案原委。訪諸同人。惜未得其詳。爾意未宣。余終不解。

時蘊青椅坐。口啣煙卷。取各件置膝上閱之。謂余曰。爾未聞余言維多亞屈費爾之事。今試言之。昔余肄業學校時。屈亦同學。余生平寡交。嘗靜坐一室。愴然自樂。暇時輒習

拳試劍。他人與余異趣。多不相能。相識者獨屈耳。猶憶某日清晨。余方至禮拜堂。屈所畜獵犬。忽凍斃於余足旁。其後余兩人交漸親洽。余病足。臥牀十日。不勝痛楚。屈來顧視。殆無虛日。初僅談數分鐘。後漸久。至散學時。已成莫逆。屈爲人最有血性。精神煥發。卓爾不羣。雖余亦儻然絕俗。然終自愧不如。惟落落寡交。彼此若出一轍耳。屈招余偕視其父。所居在勞發克鎮之當列發爾比村。余因假期方長。諾之。至則一小村落。枕蘭格沙之北。又名百老司鄉。屋製殊古。頗寬敞。梁柱皆橡木。牆則以磚砌成。門達通衢。村中有一溪。宜獵鳧。對岸有舊藏書樓一所。庖廚在焉。覽斯風景。真有瀟灑出塵之想。屈父饒於資。身爲田主。兼充鄉官。時鏢居已久。惟一子。卽屈也。尙有一女。聞於游柏明罕時。病喉而亡。屈父見余。意甚拳拳。其人篤嗜格致心理諸學。惟聖經則茫然不解。惟喜游歷。足跡幾徧環球。凡所見聞。均能記憶。其人軀幹偉岸。髮斑白。面微黑。目藍色。而有神。性雖嚴厲。然審訊案件。多尙寬厚。故有善人之名。

余至未久。一日晚餐後。近門而坐。屈費爾繼論其地風俗。有爲余所習知者。然余不願自炫所能。致阻其興。屈父厭之。笑問余曰。福爾摩司。爾旣來此。余有一妙題。能否爲我詳解。余曰。當是十二月前防被人害一事。父斂容。步至余前。訝而言曰。爾言誠是。然未

知爾曾識維多亞否。卽返顧其子曰。我等脫離盜黨後。若輩誓欲手刃吾儕。故瓦愛得侯白竟爲所傷。余常戒嚴。然不料爾竟知其事也。余曰。爾有一棍。用之年餘。不知費幾許氣力。鑿通棍端。實銘其中。隱用爲一利器。若非懼受人害。何必爲此。父復笑而問曰。尙知有他事乎。余曰。爾幼時曾習拳。曰。然。爾何由知之。豈以余之鼻準曲而不直乎。余曰。非也。爾耳平且厚。卽習拳之證。曰。尙知有他事乎。余曰。視爾手皮。知爲鑿工者有年矣。曰。余之資財。皆得之金鑛也。余曰。爾曾至瑞士。曰。然。余曰。爾又曾遊歷日本各處。曰。然。余曰。爾先與名翟愛者爲至交。厥後漸淡。時屈父正立門旁。緩步而前。張目睨余。忽俛首視其衣上之花。面色慘敗。余與屈皆大驚。立解其衣領。以水噴其面。數分鐘後。方喘息起坐。強笑而言曰。汝二人得毋驚乎。余體外似強健。而內仍疲弱。然或不致因此隕命也。福而摩司。余實不解爾何以能知吾事。余思包探訪案。無異弄兒掌上。一聞人言。卽能探知其事之底蘊。爾真能知天下之事者矣。屈父言余性急遇事。每欲速成。如馳馬然。不使中止。然當時主人所言。沈悶殊甚。而余亦未能考得其原委。因轉念他事。曰。願余言。勿傷爾意。屈父曰。爾言悉中。但爾究何由知其詳細。余聆其語。雖屬戲言。然其目中隱含懼意。余卽曰。此事易明。爾擅擗放魚船中時。余見爾腕下刺翟愛二字。雖

爲皮色漾混。然墨色濃厚。字隱約可辨。諒當時彼待爾必厚。特爾日後竟忘之耳。父忽大聲言曰。聞爾言。爾究竟有何等目力。若輩均非善類。今我姑不言。且至球房吸煙。自彼日始。余察屈父無事不存疑懼。卽其子亦覺之。語余曰。爾以諸事語吾父。諒必不再爲爾陳說。何事爾所知。何事非爾所知。余深知其不願爾之告人。此風言止

余旣窺見屈父之意。知其不安。余卽欲辭去。然將行之前一日。忽遇一事。頗有關係。維時余三人正負暄園中。坐草地椅上。玩百老司村景。女傭來言。門首有客。欲見屈費爾先生。屈父問曰。客何名。女傭曰。客不言。曰。客欲何爲。女傭曰。客言與主人素相識。彼今欲與主人略談耳。曰。可導之來。旋見一人。肢軀瘦小。形狀卑陋。趑趄前進。短衣袒褐。袖汚有墨蹟。內襯黑花格汗衫。下着褐色褲。皮靴已破。面瘦黑。而色狡猾。時露笑容。故見其牙爲黃色。手粗有繻紋。一見知爲船上水手。當其俯首過草地時。忽聞屈父微咳數聲。速離坐。奔入室中。約數分鐘。復歸原處。其行過余前時。微有白蘭地酒氣。屈父曰。客來何爲。時水手立其前。睨而視之。含笑問曰。爾不識余乎。屈父愕然曰。爾胡狄生也。水手曰。然。余別爾已三十餘年。爾今安居家園矣。而余仍以販鹹肉爲生。屈父曰。爾可問人。余終不忘往事。乃就水手低語良久。復揚言曰。爾可入廚下飽餐。余當爲爾謀一事。

水手握額髮曰。謹謝盛意。近二年來。余久在外。刻甫歸。欲修息數月。或先往訪白達司。盤桓數日。或卽留此與爾同居。屈父曰。爾知白達司居何地。水手曰。故人住址。余皆知之。復笑隨女傭入廚。屈父告余曰。此余昔日往澳洲開鑛時同船之夥也。言已。步入屋內。約一點鐘。我等亦入。見屈父沈醉。臥於睡椅上。余深以此事爲念。然恐再留連。將有不便於余友之處。故翌日卽行。

余返倫敦後。考驗生物化學。約閱五旬。暑假將滿。時已深秋。一日忽接屈電。言有要事。與余商議。囑余速往。當列發爾比。爲之襄助。余不忍却。卽部署一切。復作北遊。汽車抵站時。屈已駕車相迎。余念前二月之行。頗有益於吾友。惟見其較前清瘦。神倦音弱。舉止失常。一見告余曰。吾父將死。余曰。何至此。果因何事。曰。病係癱瘓。今已垂危。然余以爲抵其家時。必尙能相見。華生。爾試念此茫無頭緒之事。余能無爲之驚訝。故復問屈曰。何由而致此病。曰。是誠可疑。姑登車。徐於途中細談。遂行。屈曰。爾寓吾家時。將歸之前一夕。忽來一人。爾當能記憶。余曰。有之。曰。爾知爲何人。余曰。吾烏由知。曰。其人眞小人也。余訝視之。屈曰。吾非過言。自彼來後。余家無安枕之日。吾父苦之。了無樂趣。今日垂斃。蓋其心已爲彼所碎矣。余曰。彼有何能。如是可畏。曰。此卽吾之所欲知者。吾父良

善仁慈。何至斃於匪人之手。然余深喜爾之能來。余素服爾之卓識。必有善策爲余處  
理此事。時車行大道中。一路夕陽返照。直送余二人至百老司。隱隱見樹林中。烟突沖  
天。旗竿高矗。知距屈居不遠。屈曰。胡至後。吾父先命爲園丁。未娶其望。乃擢爲總管。其  
在余處。不啻反客爲主。出入無禁。爲所欲爲。女傭輩常恨其出言無狀。又有酒癖。吾父  
特優給諸女傭資。以杜其怨。胡頗頗駕余父之舟。挾余父之弓。出外游獵。余見其輕慢  
之狀。傲岸之氣。心甚不平。使余年歲相若。余必飽以老拳矣。余常自念。此事豈能終忍。  
但余不才。略無挽回之策。而獸行之胡狄生。又時時相擾。一日余正侍吾父側。胡忽出  
言不遜。余立提其肩。驅出房外。胡含怒去。其眼之毒。勝於其舌。不知後來與吾父如何  
爲難。惟次日父至余室。問余可否向胡負荆請罪。余未之許。余之性情。爾所知也。轉問  
余父。何必爲是容忍。受其輕慢。不甯於居。父曰。汝言之易。然烏知余之意。維多亞。爾能  
知其後來何如。諒爾亦終不信其能害爾父也。是日余父頗張皇。常獨在書室中。扃其  
門。余自窗外窺之。見其作字甚忙。既暮。胡狄生來。言將他適。余聞之。喜甚。私謂重累可  
釋也。時父與余方飯罷。同坐餐房中。胡突入。固含醉意。語聲已改。曰。余已厭居勞法克。  
欲至韓姆地一行。乘便訪白達司。吾敢決白之。渴欲與余相見。必猶之爾也。余父婉勸

之曰。爾雖不悅。然望勿他往。余聞言。目眇欲裂。胡蹙額曰。既不向余謝罪。而復怒余以目。果何爲者。父返顧謂余曰。爾當如是慢長者乎。余不悅。徐對曰。余父子二人。待客不薄。且遇事含容。何尙相責。胡曰。能如若言。誠善。然余尙欲靜觀其後也。俯首出房。約半點鐘。卽行。余父旋得癱瘓證。情殊可憫。後每夜聞其在房中行動。似漸平復。不料忽受驚恐。致又增劇。余急問曰。果因何事。曰。昨夕郵局送一信來。上蓋發丁勃銳局印。余父閱竟。類以兩手搔首。盤旋室中。神志恍惚。余亟扶至睡椅上。口眼欹斜。余見其病勢甚惡。立招醫者發送。韓至。隨遷至牀上。今病愈危殆。恐不可救矣。余曰。爾胡作此驚人語。一信耳。焉能使人恐怖至此。曰。信中寥寥數語。亦無要言。特其辭句不可解。天乎。豈惟余父。余亦懼之。

談次。已抵屈家。窗簾盡垂。燈火慘淡。旣入門。一服黑衣者出迎。醫也。屈見之。若不勝愁苦者。曰。有變乎。醫曰。逝矣。距爾別去未久也。曰。逝時尙省人事乎。醫曰。稍有知覺。曰。有遺言乎。醫曰。有字數紙。儲日本櫥屨內。言旣。屈偕入死者之室。

余獨坐書室中。默念屈父爲人。何等練達。旣精拳法。習遊歷。又善開鑛。焉肯於一窮困水手。而屈已事之。順從惟恐不至。其臂上何以刺有字蹟。何以一得發丁勃銳郵局之

信。卽驚懼至死。往復推究。案情大明。發丁勃銳。屬韓姆地省。余憶水手曾言。欲往訪白達司於其地。是信必胡狄生所爲。告以隱事已洩。罪將不免。或白達司因案情敗露。代傳警報。亦未可知。余敢自信。所料決不出此。不然。如其子言。一箇陋不文之信。何足驚異。豈誤會其意耶。若然。則信中必有隱語。余不能不親閱之。苟含奧意。余必竭力以發其隱。

余坐暗室內。默會是事。屈雖返坐。余未與言。約一點鐘。女傭含淚持燈入室。余輕步至屈前。見其面作白色。神氣尙清。手握數紙。旋置余膝上。與余對坐。移燈桌旁。授余一信。字跡草草。書灰色紙上。卽爾今所閱者。余初讀時。神色張皇。亦如爾之今日。余思其必寓有結黨之意。故特編成句讀。參用 Fly-paper 與 her pheasant 等字。以隱指其所爲之事。余展玩再四。知爲決斷之辭。然終不能索解。疑信參半。料案由必已在是。所用胡狄生字。必又爲此信之題。推測至此。已知其係白達司所寄。而非水手。後幅所言。仍不外結黨事。惟 Pheasant's life 並非勉勵口氣。又諦審其字句聯絡處。覺 The of 等字。及 for Supply game London 等字。均無涉。再四揣摩。頓得一鑰。知由首字起。每間二字成文。無怪屈父不得其解。然實顯而易見。卽爲余友讀之曰。The game is up 爭端

# 商務印書館重輯華英字典出版廣告

本館未輯華英音韻字典集成以前曾輯華英字典一部頗蒙海內學人獎許出版後銷流至數萬冊去歲回祿全版被燬辱承諸君子訂購愧難應命爰亟延聘通儒重輯增廣詳加注釋並標示文法以備運用時參考之助新鑄鉛版校印精良刻已出書每部實洋一元二角半此佈

上海棋盤街中市商務印書館總發行所啓



**漢文教科書**

- 綱鑑易知錄 每部洋壹元四角
- 清史攬要 每部洋四角
- 國史初級教科書 每本洋三角
- 普通珠算課本 每本洋二角
- 普通新歷史 每本洋二角
- 西洋歷史教科書 每部洋五角
- 小學高國地理新編 每部洋二角
- 新說教科學 每本洋一角五分
- 讀書法 每本洋一角
- 農話 每本洋一角
- 理財學課本 每本洋五角
- 繪圖文學初階卷一至卷四 每卷洋一角五分
- 繪圖文學初階卷五卷六 每部洋一元四角
- 新編地理問答上下集 每部洋三角
- 支那教學史略 每本洋三角
- 伊索寓言 每本洋五角
- 中國通覽 每本洋二角
- 礦物教科書 每本洋貳角
- 和文讀本卷一至卷四 每卷洋一角五分
- 和文讀本卷五至卷七 每卷洋一角五分
- 李鴻章傳記 每本洋一角五分

**政學叢書**

- 克萊武傳 洋裝 每本洋四角
- 拿破崙傳 洋裝 每本洋四角
- 政治學上下編全 每本洋四角
- 萬國國力比較 每部洋二元五角
- 政治一斑 每部洋七角五分
- 地方自治財政論 每部洋三角五分
- 歐美政體通覽 每本洋二角
- 歐洲憲法比較 每本洋三角五分
- 萬國憲法比較 每本洋三角五分
- 德國學校制度 每本洋四角
- 理財學精義 每本洋四角
- 近世陸軍 每本洋四角
- 日本學校章程彙編 每本洋八角
- 日本監獄法 每本洋四角五分
- 憲政論 每本洋四角五分
- 普魯士地方自治行政說 每本洋二角五分
- 歷史叢書**
- 亞美利加洲通史 每部洋七角五分
- 世界近世史 每部洋八角
- 希臘史 每本洋七角五分
- 東西洋倫理學史 每本洋六角
- 蘇格蘭獨立史 每本洋三角
- 法蘭西史 每本洋三角五分
- 日本近世豪傑小史 每本洋五角

戰史叢書

- 義大利獨立戰史 每本洋四角
- 飛廉獨立戰史 每本洋三角
- 普奧戰史 每本洋五角
- 法國革命戰史 每本洋四角
- 美國獨立戰史 每本洋四角

普通學問答書

- 地文學問答 每本洋三角
- 普通博物問答 每本洋三角
- 學校管理問答 每本洋二角
- 中國歷史問答 每本洋二角五分
- 小學教育富國學問答 每本洋五分
- 新編生理學問答 每本洋二角五分
- 世界歷史問答 每本洋二角

說部叢書

- 經國美談前後編 每部洋五角
- 佳人奇遇 每本洋七角
- 廣長舌 每本洋三角
- 造化機新論 每本洋二角五分
- 繡像小說 每册洋二角

以上數種實為華英各文最新最要之書均須家置一編如蒙 惠顧請即至上海棋盤街中市C字四百三十一號面議函購亦可一概須先寄書價原班回件不誤書價劃一小洋照貼批發從廉此啓

財政叢書

- 英國度支考 每本洋四角
- 國債通論 每本洋七角五分
- 經濟論 每本洋二角五分

帝國叢書

- 帝國主義 每本洋一角
- 明治政黨小史 每本洋五分
- 各國國民公私權考 每本洋五分
- 各國憲法略 每本洋五分
- 揚子江 每本洋一角

輿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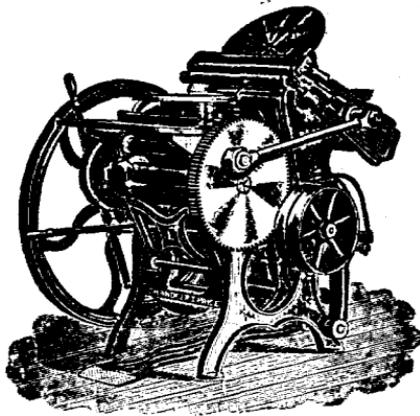
- 亞細亞東部輿地圖 每張洋一元五角
- 日清韓三國戰要圖 每張洋三角

續出各書

- 德國工商物輿史 每本洋
- 俄羅斯史 每本洋
- 歐洲最近政治史 每本洋
- 納爾遜傳 每本洋
- 瀛寰全志 每本洋
- 化學 每本洋



上海商務印書館廣告



總發行所 在棋盤街中市

本館專售大小印字機器銅模鉛字銅板鉛板各式新樣花邊凡印書報等器具一應俱全批售各色洋紙精印中西書報各項文件並為輸入文明開通風氣起見爰延聘通才譯行華英讀本字典暨歷史政學格算教科等實學有用諸新書兼經售東西洋新出時務經濟等各要書藉備學堂試場之用早經中外蜚聲生意愈推愈廣乃益自振勵更求精進如諸仕商欲辦機器鉛字及委印書報批購書籍等無不逾格從廉迅速應命以廣招徠而圖名譽 惠顧者請至本館面議此佈 本館謹啓

印刷所 美界北穿虹浜路